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楚詞補注

目錄
卷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_臣曹錫寶

檢討_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編修_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_臣曹錫齡

謄錄監生_臣徐焯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一

楚詞補注目錄

楚詞類

班孟堅云始楚賢臣屈原被讒放流作離騷諸賦以自傷悼後有宋玉唐勒之屬慕而述之皆以顯名漢興高祖王兄子濞於吳招致天下娛游子弟枝乘鄒陽嚴夫子之徒興於文景之際而淮南王安都壽春招賓客著書而吳有嚴助朱買臣貴顯漢朝故世傳楚詞

漢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集

後漢校書郎臣王逸章句

一本云校書郎中後漢文苑傳云逸字叔師南郡宜城人元初中舉上計吏為校書郎順帝時為侍

中著楚詞章
句行於世

離騷經第一

屈原

釋文第一無經字

九歌第二

釋文第三
一本九歌

至九思下皆有傳字

天問第三

釋文第四

九章第四

釋文第五

遠遊第五

釋文第六

卜居第六

釋文第七

漁父第七

釋文第八

九辯第八

宋玉
釋文第二

招魂第九

釋文第十

大招第十

屈原或言景差
釋文第十六

惜誓第十一

賈誼
釋文第十五

招隱士第十二

淮南小山
釋文第九

七諫第十三

東方朔
釋文第十二

哀時命第十四

嚴忌
釋文第十四

九懷第十五

王褒
釋文第十一

九歎第十六

劉向

釋文第十三

九思第十七

王逸

釋文第十七

按九章第四九辯第八而王逸九章注云皆解於九辯中知釋文篇第蓋舊本也後人始以作者先後次叙之爾鮑欽止云辨騷非楚詞本書不當錄班孟堅二序舊在天問九歎之後今附于第一通之末云

臣等謹案楚詞補注十七卷宋洪興祖撰興

祖字慶善丹陽人政和中登上舍第南渡後
召試授秘書省正字歷官提點江東刑獄知
真州饒州後忤秦檜編管昭州卒事迹具宋
史儒林傳案陳振孫書錄解題列補注楚詞
十七卷考異一卷稱興祖少時從柳展如得
東坡手校十卷凡諸本異同皆兩出之後又
得洪玉父而下本十四五家叅校遂為定本
始補王逸章句之未備者成書又得姚廷輝

本作考異附古本釋文之後又得歐陽永叔
孫莘老蘇子容本於闕子東葉少協校正以
補考異之遺云云則舊本兼載釋文而考異
一卷附之在補注十七卷之外此本每卷之
末原有汲古後人毛表字奏叔依古本是正
印記而考異已散入各句下未知誰所竄亂
也又目錄之後有興祖附記稱鮑欽止云辨
騷非楚詞本書不當錄班固二序舊在九歎

之後今附於第一通之末云云此本離騷之
未有班固二序與所記合而劉勰辨騷一篇
仍列序後亦不詳其何故豈但言其不當錄
而未敢遽刪歟漢人注書大抵簡質又往往
舉其訓詁而不備列其考據興祖是編列逸
注於前而一一疏通證明補註於後於逸注
多所闡發又皆以補曰二字別之使與原文
不亂亦異乎明代諸人妄改古書恣情損益

蓋於楚詞諸注之中特為善本故陳振孫稱
其用力之勤而朱子作集注亦多取其說云
乾隆四十六年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 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楚詞補注卷一

宋 洪興祖 撰

隋唐書志有皇甫遵訓參解楚辭七卷郭璞注十卷宋處士諸葛楚詞音一卷劉杳草木蟲魚疏二卷孟輿音一卷徐邈音一卷劉杳草木蟲魚疏二安為離騷傳其書今亡按屈原傳云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又曰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蟬然泥而不滓推此志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班孟堅劉勰皆以為淮南王語豈太史公取其語以作傳乎漢宣帝時九江被公能為楚詞隋有僧道憲者善讀之能為楚聲音韻清切至唐傳楚詞者皆

祖騫公
之音

離騷經章句第一 離騷

離騷經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與楚同姓仕於懷王為

三閭大夫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

戰國策楚有昭奚恤

元和姓纂云屈楚公族芊姓之後楚武王子瑕食采於屈因氏焉屈重屈蕩屈建屈平竝其後又云景芊姓楚有景差漢徙大族昭屈景三姓於關中屈原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

士入則與王圖議政事決定嫌疑出則監察羣下應對諸侯謀行職修王甚珍之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妬害其

能共譖毀之

史記曰上官大夫與之同列又曰用事臣靳尚

王乃疏屈原

疏一作逐屈

原執履忠貞而被讒哀

一作邪

憂心煩亂不知所愬乃作

離騷經離別也騷愁也經徑也言已放逐離別中心愁

思猶依道徑

一云陳直徑一云陳道徑

以風諫君也

太史公曰離騷者猶離憂也班

孟堅曰離猶遭也明已遭憂作辭也顏師古云憂動曰騷余按古人引離騷未有言經者蓋後世之士祖述其

詞尊之為經耳非屈原意也逸說非是

故上述唐虞三后之制下序桀紂

羿澆之敗冀君覺悟反於正道而還已也是時秦昭王

使張儀譎詐懷王令絕齊交又使誘楚請與俱會武關

遂脅

一作脇

與俱歸拘留不遣卒客死於秦

史記曰屈原既絀其後秦

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詳去秦厚幣委質事楚詳與伴同又曰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

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然則使張儀誦詐懷王令

絕齊者乃惠王其子襄王復用讒言遷屈原於江南

史記曰懷王非昭王也

王長子頃襄王立令尹子蘭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王怒而遷之屈原放在草野

草

作復作九章援天引聖以自證明終不見省不忍以清

白久居濁世遂赴汨淵自沈而死

前漢地理志長沙有羅縣荊州記曰縣北

帶汨水水源出豫章艾縣界西流注湘汨音覓離騷之

北去縣三十里名為屈潭屈原自沈處汨音覓離騷之

文依詩取興引類譬諭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

物以比讒佞靈脩美人以媲於君

嬋配也
正詣切

宓妃佚女以

譬賢臣虬龍鸞鳳以託君子飄風雲霓

飄一作馳

以為小人

其詞溫而雅其義皎而朗

一作明

凡百君子莫不慕其清

高嘉其文采哀其不遇而愍其志焉

愍一作閔
魏文帝
典論云優游按行

屈原尚之窮侈極妙相如之長也然原據託譬喻其意
周旋綽有餘地長卿子雲不能及宋子京云離騷為詞
賦之祖後人為之如至方不
能加矩至圓不能過規矣

帝高陽之苗裔兮

德合天地稱帝苗裔也裔末也高陽
顓頊有天下之號也帝繫曰顓頊娶

于騰隍氏女而生老僮是為楚先其後熊繹事周成王封為楚子居于丹陽周幽王時生若敖奄征南海北至江漢其孫武王求尊爵於周周不與遂借號稱王始都於郢是時生子瑕受屈為客卿因為氏屈原自道本與君共祖俱出顯項末之子孫是恩深而義厚也補曰皇甫謐曰高陽都帝丘今東郡濮陽是也張晏曰高陽所興之地名也劉子玄史通云作者自叙其流出於中古離騷經首章上陳氏族下列祖考先述厥生次顯名字自叙發跡實基於此降及司馬相如始以自叙為傳至馬遷揚雄班固自叙之篇實煩於代

朕皇

考曰伯庸

朕我也皇美也父死稱考詩曰既右烈考伯庸字也屈原言我父伯庸體有美德以忠輔

楚世有令名以及於已補曰蔡邕云朕我也古者上下共之咎繇與帝舜言稱朕屈原曰朕皇考至秦獨以為尊稱漢遂因之唐五臣注文選云古人質與君同稱朕又以伯庸為屈原父名皆非也原為人子忍斥其父名

乎攝提貞于孟陬兮

太歲在寅曰攝提格孟始也貞正也于於也正月為陬補曰並出爾

雅陬側鳩切

惟庚寅吾以降

庚寅日也降下也孝經曰故親生之膝下寅為陽正故男始生

而立於寅庚為陰正故女始生而立於庚言已以太歲在寅正月始春庚寅之日卜母之體而生得陰陽之正

中也補曰天問云皆歸躬鞠而無害厥躬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九歎云赴江湘之湍流兮順波濤而下降徐

徘徊於山阿兮飄風來之匈匈降乎攻切下也見集韻說文曰元氣起於子男左行三十女右行二十俱立於

已為夫婦裋姪於已已為子十月而生男起已至寅皇女起已至申故男年始寅女年始申也淮南子注同皇

覽揆余初度兮

皇皇考也覽觀也揆度也初始也覽一作鑒一本余下有于字五臣云我父鑒一

度我初生肇錫余以嘉名

肇始也錫賜也嘉善也言父伯庸觀我始生年時度其日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賜我以美善之名也。故名余曰正則兮。正平也。則法也。字余曰靈

均。靈神也。均調也。言正平可法。則者莫過於天。養物均調者莫神於地。高平曰原。故父伯庸名我為平。以法

天。字我為原。以法地。言已上能安君下能養民也。禮曰子生三月。父親名之。既冠而字之名。所以正形體。定心

意也。字者所以崇仁義。序長幼也。夫人非名不榮。非字不彰。故子生。父思善應而名。字之以表其德。觀其志也。

五臣云。靈善也。均亦平也。言能正法。則善平。理補曰。史記屈原名平。文選以平為字。誤矣。正則以釋名。平之義。

靈均以釋字。原之義。名有五。屈原以德命也。禮記曰。三月之末。父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又曰。既冠而字之。成

人之道也。士冠禮云。賓字之曰昭。告爾。紛吾既有此內

字。爰字孔嘉。字雖朋友之職。亦父命也。紛。吾既有此內

美兮。

紛盛貌。五臣曰。內美謂忠貞。

又重之以脩能。

脩遠也。言已之生。內含天地之美氣。

又重有絕遠之能與衆異也言謀足以安社稷智足以解國患威能制強禦仁能懷遠人也補曰重儲用切再也非輕重之重能本獸名熊屬故有扈江離與辟芷兮絕人之才者謂之能此讀若耐叶韻

扈被也楚人名被為扈江離芷皆香草名辟幽也芷幽而香文選離作薜五臣云扈披也補曰扈音戶左傳云九扈為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扈止也江離說者不同說文曰江薜靡蕪然司馬相如賦云被以江離糝以薜蕪乃二物也本草薜蕪一名江離江離非薜蕪也猶杜若一名杜蘅杜蘅非杜若也薜蕪見九歌郭璞云江離似水薺張勃云江離出海水中正青似亂髮郭恭義云赤葉未知孰是辟匹亦切白正一名白薜生下澤春生葉相對婆娑紫

紉秋蘭以為佩
紉索也蘭香草也秋而芳佩飾也所以象德故

行清潔者佩芳德仁明者佩玉能解結者佩鴈能決疑者佩玦故孔子無所不佩也言已修身清潔乃取江離

辟芷以為衣被紉索秋蘭以為佩飾博采衆善以自約
東也補曰紉女鄭切方言曰續楚謂之紉說文云繹繩
也古者男女皆佩容臭臭香物也又曰佩帨蒹蘭則蘭
芷之類古人皆以為佩也相如賦云蕙圃衡蘭顏師古
云蘭即今澤蘭也本草注云蘭草澤蘭二物同名蘭草
一名水香李云都梁是也水經云零陵郡都梁縣西小
山上有渟水其中悉生蘭草綠葉紫莖澤蘭如薄荷微
香荆湘嶺南人家多種之此與蘭草大抵相類但蘭草
生水傍葉光潤尖長有歧陰小紫花紅白色而香五六
月盛而澤蘭生水澤中及下濕地苗高二三尺葉尖微
有毛不光潤方莖紫節七月八月開花帶紫白色此為
異耳詩云士與女方秉蘭兮陸機云蘭即蘭也其莖葉
似藥草澤蘭廣而長節節中亦高四五尺漢諸池苑及
許昌宮中皆種之文選云秋蘭被涯注云秋蘭香草生
水邊秋時盛也荀子云蘭生深林本草亦云一種山蘭
生山側似劉寄奴葉無極不對生花心微黃赤楚詞有

秋蘭春蘭石蘭王逸皆曰香草不分別也近時劉次莊
樂府集云離騷曰紉秋蘭以為佩又曰秋蘭兮青青綠
葉兮紫莖今沅澧所生花在春則黃在秋則紫然而春
黃不若秋紫之芬馥也由是知屈原真所謂多識草木
鳥獸而能盡究其所以情狀者歟黃魯直蘭說云蘭生
深山叢薄之中不為無人而不芳含香體潔平居與蕭
艾同生而不殊清風過之其香藹然在室滿室在堂滿
堂所謂含章以時發者也然蘭蕙之才德不同蘭似君
子蕙似士夫槩山林中十蕙而一蘭也離騷曰予既滋
蘭之九畹又樹蕙之百畝招菟光風轉蕙泛崇蘭以是
知楚人賤蕙而貴蘭矣蘭蕙叢出時以沙石則茂沃以
湯茗則芳是所同也至其發華一幹一華而香有餘者
蘭一幹五七華而香不足者蕙也蕙雖不若蘭汨余若
其視椒椒則遠矣其言蘭蕙如此當俟博物者汨余若
將不及兮汨去貌疾若水流也不一作弗五臣云歲月
行疾若將追之不及補曰汨越筆切方言云

疾行也南楚之外曰汨

恐年歲之不吾與

言我念年命汨然流去誠欲輔君心中汲汲常

若不及又恐年歲忽過不與我相待而身老耄也補曰恐區用切疑也下並同論語曰日月逝矣歲不我與

朝搴阰之木蘭兮

搴取也阰山名補曰搴音蹇說文撰拔取也南楚語引朝搴阰之木蘭阰

頻脂切山在楚南本草云木蘭皮似桂而香狀如栲樹高數仞任昉述異記云木蘭川在尋陽江也多木蘭

夕攬洲之宿莽

攬采也水名曰宿莽言已旦起陞山采木者楚人名曰宿莽言已旦起陞山采木

蘭上事太陽承天度也夕入洲澤采取宿莽下奉太陰順地數也動以神祇自勅誨也木蘭去皮不死宿莽遇

冬不枯以喻護人雖欲困已已受天性終不可變易也攬一作攬一作攬一作攬一作攬一作攬一作攬一作攬

莫補切爾雅云卷施草日月忽其不淹兮淹久也忽春拔心不死即宿莽也

與秋其代序

代更也序次也言日月晝夜常行忽然不久春往秋來以次相代言天時易過人年

易老惟草木之零落兮

零落皆墮也草曰零木曰落零一作苓恐美人之

遲暮

遲晚也美人謂懷王也人君服飾美好故言美人也言天時運轉春生秋殺草木零落歲復盡矣而

君不建立道德舉賢用能則年老耄晚暮而功不成事不遂也補曰屈原有以美人喻君者恐美人之遲暮是也有自喻善人者滿堂兮美人是也不撫壯而棄穢兮

年德

盛曰壯棄去也穢行之惡也以喻讒邪百草為稼穡之穢讒佞亦為忠直之害也文選無不字五臣云撫持也言持盛壯之年廢弃道德用讒邪之言為穢惡之行補曰撫芳武切不撫壯而弃穢者謂其君不肯當年德盛壯之時棄遠讒何不改乎此度

改更也言願令君甫及年德盛壯之時修明政教棄

去讒佞無令害賢改此惑誤之度修先王之法也甫及
一作撫及一作務及文選云何不政其此度一云何不
改乎此度也五臣云何不早乘騏驥以馳騁兮騏驥駿
改此法度以從忠正之言

喻賢智言乘駿馬一日可致千里以言任賢智則可成
於治也乘一作乘文選作策馳一作駢補曰駢即馳字

下來吾道夫先路路道也言已如得任用將驅先行
願來隨我遂為君導入聖王之道

也文選作導夫先路一本句末有也字五臣云言
君能任賢人我得申展則導引入先王之道路昔三

后之純粹兮后君也謂禹湯文王也固衆芳之所在衆芳

諭羣賢言往古夏禹殷湯周之文王所以能純美其德
而有聖明之稱者皆舉用衆賢使居顯職故道化興而
萬國寧也五臣云三王所以有雜申椒與菌桂兮中重
純美之德以衆賢所在故也

香木也其芳小重之乃香菌蕙也葉曰蕙根曰薰五臣云雖非一也申用也椒菌桂皆香木補曰菌音窘博雅云菌薰也其葉謂之蕙則菌與蕙一種也下文別言蕙茵又云矯茵桂以紉蕙則茵桂自是一種也物本草有茵桂花白藥黃正圓如竹菌一作菌其字從竹五臣以為香木是矣其以申為用則非也淮南子曰申葉杜茵美人之所豈維紉夫蕙茵

紉索也蕙茵皆香草以喻賢者言禹湯文王雖有聖德猶雜用衆賢

以致於治非獨索蕙茵任一人也故堯有禹咎繇伯夷朱虎益夔殷有伊尹傳說周有呂旦散堯有禹咎繇伯夷衆芳之效也補曰本草云薰草一名蕙草生下濕地陶隱居云俗人呼鷓草狀如茅而香為薰草人家頗種之引山海經云薰草麻葉而方莖赤花而黑實氣如薜蘿可以已厲又廣志云蕙草綠葉紫花陳藏器云此即是零陵香生零陵山谷南越志名燕草黃魯直說與此異已見上椒與茵桂木類也蕙茵草類也以言賢無小大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皆在所用藍白

彼堯舜之耿介兮

堯舜聖德之王也耿光也介大也補曰耿

古迴古既遵道而得路

遵循也路正也堯舜所以有光幸二切

道舉賢任能使得萬事之正也夫先三后者據近以及遠明道德同也五臣云循用大道補曰上言三后下言

堯舜謂三后遵堯舜之道以得路也路大道也

何桀紂之猖披兮

桀紂夏殷失位之君

猖披衣不帶之貌猖一作昌釋文作倡披一作被五臣云昌披謂亂也補曰博雅云褊被不帶也被音披夫

惟捷徑以窘步

捷疾也徑邪道也窘急也言桀紂愚惑違背天道施行惶遽衣不及帶欲涉邪

徑急疾為治故身觸陷阱至于滅亡以法戒君也惟一作維五臣云言桀紂若人使亂用捷疾邪徑急步而理

之補曰桀紂之亂若衣披不帶者以不由正道而所行之補曰左傳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捷邪出也論語曰

行不由徑徑步道也惟夫黨人之偷樂兮黨朋也論語曰羣而不黨偷苟且也一無夫字

路幽昧以險隘路道也幽昧不明也險隘喻傾危言已念彼讒人相與朋黨嫉妬忠直苟且偷

樂不知君道不明國將傾危以及其身也補曰小人朋黨偷為逸樂則中正之路塞矣隘狹也遠遊云悲世俗

之迫阨相如大人賦豈余身之憚殃兮憚難也殃咎也作迫隘阨隘一也

小人用事則賢人被殃恐皇輿之敗績皇君也輿君之所乘以喻國也績功

也言我欲諫爭者非難身之被殃咎也但恐君國傾危以敗先王之功五臣云言我所以不難殃咎諫爭者恐

君行事之失補曰皇輿宜安行于大中至正之道而忽當幽昧險隘之地則敗績矣左傳曰大崩曰敗績

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踵繼也武跡也詩曰履帝武敏歆言已急欲奔

走先後以輔翼君者冀及先王之德繼續其跡而廣其基也奔走先後四輔之職也詩曰予韋有奔走予韋有先後是之謂也忽一作急補曰忽疾貌奔舊音布頓切相導前後曰先後先見切踵亦跡也荃不察

余之中情兮

荃香草以喻君也人君被服芬香故以香草為喻惡數指斥尊者故變言荃也察一

作揆中一作忠補曰荃與蓀同莊子云得魚而忘荃音義云七全切崔音孫香草可以餌魚疏云蓀荃也陶隱

居云東閭溪側有名溪蓀者根形氣色極似石上菖蒲而葉正如蒲無脊詩詠多云蘭蓀正謂此也反信

讒而齋怒

齋疾也言懷王不徐徐察我忠信之情反信護言而疾惡已也齋一作齊補曰齋音賁又

音妻說文云齋收舖疾也釋文齊或作齋並粗余固知西切五臣云齊同也反信讒人與之同怒於我

蹇蹇之為患兮

蹇蹇忠貞貌也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補曰今易作蹇蹇先儒引經多如此

蓋古今本忍而不能舍也舍止也言已知忠言謇謇諫或不同耳君之過必為身患然中心不

能自止而不言也文苑無而字一本忍上有余字一無也字五臣云恐君之敗故忍此禍患而不能止補曰顏

師古云舍尸夜切訓止息人之屋舍及星辰次舍其義皆同論語曰不舍晝夜謂曉夕不息耳今人音捨非也

指九天以為正今指語也九陽數謂中央八方也正平也五臣云九陽數謂天也補曰九章云

所作忠而言之兮指蒼天以為正淮南子九天中央鈞天東方蒼天東北變天北方玄天西北幽天西方昊天

西南朱天南方炎天東南陽天又廣雅九夫唯靈脩之

故也靈神也脩遠也能神明速見者君德也故以喻君言已將陳忠策內慮之心上指九天告語神明使

平正之惟用懷王之故欲自盡也唯一作惟一無也字五臣云靈脩言有神明長久之道者君德也言我指九天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欲為君行正平之道而君不用我故將欲自盡補曰王逸言自盡者謂自竭盡耳五臣說誤曰黃昏

以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補曰一本有此二句王逸無

始釋羌義疑此二句後人所增耳九章曰昔君與我誠言兮曰黃昏以為期羌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此他志

與此初既與余成言兮初始也成平也言猶議也補曰

語同也九章後悔遁而有他遁隱也言懷王始信任已與我

作誠言隱隱其情而有他志也遁一作遷他一作佗余既不難

夫離別兮近曰離遠曰傷靈脩之數化忠化變也言我竭

也君離別也傷念君信用謾言志數變易無常操余既滋

也五臣云傷惜也補曰數所角切化音花下同

蘭之九畹兮滋蔣也十二畝曰畹或曰田之長為畹也五臣云滋益也釋文作葢音裁補曰說文

田三十畝曰又樹蕙之百畝言已雖見放流猶種蔣衆

香修行仁義勤身自勉朝暮不倦也五臣云蘭蕙喻行

言我雖被斥逐修行彌多釋文畝作畹補曰畝莫後切

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秦孝公之制二百四十步

為畝畹或曰十二畝或曰三十畝九畹蓋多於百畝矣

然則種蘭多於蕙也哇留夷與揭車兮哇共呼種之名

此古人貴蘭之意車亦芳草一名芑與五十畝為畦揭一作藉文選作菑

荑藹車補曰畦音攜揭藹藹並丘謁切相如賦云雜以

留夷張揖曰留夷新夷顏師古曰留夷香草非新夷新

夷乃樹耳一云留夷藥名爾雅藹車芑與本草拾遺云

藹車味辛生彭城高雜杜衡與芳芷杜衡芳芷皆香草

數尺白花芑音迄也言已積累衆善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以自潔飾復植留夷杜衡雜以芳芷芬香益暢德行彌盛也衡一作蘅補曰爾雅杜上鹵注云杜衡也似葵而

香山海經云天帝山有草狀似葵其臭如薜蘿名異枝曰杜衡本草云葉似葵形如馬蹄故俗云馬蹄香

葉之峻茂兮

音俊補曰峻長也文選作獲五臣云茂盛貌

願竢時乎吾將刈

刈獲也草曰刈穀曰獲言已種植衆芳幸其枝葉茂長實核成熟願待天

時吾將獲取收藏而饗其功也以喻君亦宜蓄養衆賢以時進用而待仰其治也文選竢作俊雖萎絕

其亦何傷兮

萎病也絕落也補曰萎哀衆芳之蕪穢言草木枯死也於危切

所種芳草當刈未刈蚤有霜雪枝葉雖蚤萎病絕落何能傷於我乎哀惜衆芳摧折枝葉蕪穢而不成也以言

已修行忠信冀君任用而遂斥弃則使衆賢志士失其所也五臣云言我積行為讓邪所害見逐亦猶植芳

草為霜露所傷而落雖如是於我亦何能傷但恐衆
賢志士見而蕪穢不自修也補曰蕪荒也穢惡也衆

皆競進以貪婪兮

競並也愛財曰貪愛食曰婪以一作
而補曰並逐曰競婪盧含切音嵐

憑不馱乎求索

憑滿也楚人名滿曰憑言在位之人無
有清潔之志皆並進取貪婪於財利中

心雖滿猶復求索不知馱飽也憑一作馮補曰憑皮冰
切索求也書序曰八卦之說謂之八索徐邈讀作蘇故

切則索亦有素音

羌內怨已以量人兮

羌楚人語詞也猶言卿
何為也以心揆心為怨

量度也補云羌去羊切楚人發語端也文
選注云羌乃也一云歎聲也量力香切

各興心而嫉

妬興生也害賢為嫉害色為妬言在位之臣心皆貪婪
妬內以其志怨度他人謂與已不同則各生嫉妬之心

推弃清潔使不得用也故外傳曰太山之鳴鳴嚇鴛雖
此之謂也興心文選誤作與心五臣云貪婪之人乃內

怨於已以量度它人謂與已同貪若否則各生嫉妬之心讒譖之使不得進用補曰貪婪之人不知其非自怨

以度人謂君子亦有競進求忽馳騫以追逐兮五臣云索之人故各興心而嫉妬也

馳一作駢補非余心之所急言衆人所以馳騫惶遽者曰騫亂馳也非余心之所急言衆人所以馳騫惶遽者

非我心之所急衆人急於老冉冉其將至兮七十曰老財利我獨急於仁義也老冉冉其將至兮冉冉行貌

五臣云冉冉漸漸也恐脩名之不立立成也言人年命冉冉而行冉漸漸也恐脩名之不立我之衰老將以來至恐脩身

建德而功不成名不立也論語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屈原建志清白貪流名於後世也補曰脩名脩潔

之名也屈原非貪名者然無善名以傳世君子所耻故孔子曰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至于今稱之脩與

修同古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墜墜也夕餐秋菊之落英英華

書通用

也言已旦飲香木之墜露吸正陽之津液暮食芳菊之落華吞正陰之精蘂動以香淨自潤澤也餐一作食五臣云取其香潔以合已之德補曰飲也音蔭餐吞也七安切秋花無自落者當請如我落其實而取其華之落魏文帝云芳菊含乾坤之純和體芬芳之淑氣故屈原悲冉冉之將老思食秋菊之落英輔體延年莫斯之貴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且苟誠也練簡也五臣云苟道要而行補曰信姱言實好也與信長顧領亦何傷顧芳信美同意姱苦瓜切要於笑切

不能貌言已飲食清潔誠欲使我形貌信而美好中心簡練而合於道要雖長顧領飢而不能亦何所傷病也何者衆人苟欲飽於財利已獨欲飽於仁義也補曰言我中情實美又擇要道而行雖顏色憔悴形容枯槁亦何傷乎彼先口體而後仁義豈知要者或曰有道者雖貧賤而容貌不枯屈原何為其顧領也曰當是時園削

而君辱原獨得不憂乎顧虎感切額戶感切又上古擘湛切下魚檢切顧額食不飽面黃貌額一作額音同擘

木根以結蔭兮

擘持也根以喻本文選擘作擘補曰擘啓妍切亦持也荀子云蘭槐之根是為

芷注云苗名蘭槐根名芷然則木根與蔭皆喻本也

貫薜荔之落藥

貫累也薜荔香草也緣木

而生藥實也累香草之實執持忠信貌也言已施行常擊木引堅據持根本又貫累香草之實執持忠信不為

華師之行也五臣云貫拾也藥花心也言我持木之本

佩結香草拾其花心以表已之忠信補曰薜蒲計切荔

郎計切山海經小華之山其草多薜荔狀如烏韭而生於石上注云亦緣木生管子云薜荔白芷蘼蕪椒連五

臭所校校謂馨烈之銳前漢樂章云都荔遂芳謂都良薜荔俱有芬芳也花外曰萼內曰藥藥花鬚頭點也

矯菌桂以紉蕙兮

矯直也五臣云矯舉也舉此香木以自比補曰九章云擣木蘭以矯蕙

索胡繩之纚纚

胡繩香草也纚纚索好貌言已行雖據履根本猶復矯直苗桂芬香之性細索

胡繩今之澤好以善自約束終無懈倦也補曰說文索昔各切草有莖葉可作繩索纚所綺切

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

言我忠信寥寥者乃上法前世遠賢固非今時俗人之所

服行也一云寥寥難也言已服飾雖為難法我做前賢以自修潔非本今世俗人之所服佩文選寥寥作蹇世作時

五臣云蹇難也前修謂前代修習道德之人故不為世俗所用言我所以遭難者吾法前修道德之人故不為世俗所用

補曰蹇又訓難易之難非蹇難之字也世所傳楚詞惟王逸本最古凡諸本異同皆當以此為正又李善注本

有以世為時為代以民為人雖不周於今之人兮周合之類皆避唐諱當從舊本

願依彭咸之遺則

彭咸殷賢大夫諫其君不聽自投水而死遺餘也則法也言已所行忠信

雖不合於今之世願依古之賢者彭咸餘法以自率屬也補曰顏師古云彭咸殷之介士不得其志投江而死按屈原死於頃襄之世當懷王時作離騷已云願依彭咸之遺則又曰吾將從彭咸之所居蓋其志先定非一時忿懣而自沈也反離騷曰弃由聘之所長太息以掩玆兮撫彭咸之所遺豈知屈子之心哉

涕兮哀民生之多艱

艱難也言已自傷所行不合於世將效彭咸沈身於淵乃太息長悲

哀念萬民受命而生遭遇多難以隕其身申生雉經子胥沈江是謂多難也五臣云太息掩涕哀此萬姓遺輕薄之俗而多屯難補曰掩涕猶拭淚也遠遊曰哀民生之長勤與此意同余雖好修姱以鞿

羈兮

鞿羈以馬自喻韁在口曰鞿革絡頭曰羈言為人

人所銜勒補曰鞿居依切羈居宜切下文云人所獨好修以為常修姱謂修潔而姱美也

謇朝諝而

夕替

諫諍也詩曰諫予不顧替廢也言已雖有絕遠之智姱好之姿然以為讒人所讒羈而係累矣故朝

諫謇謇於君夕暮而身廢弃也補曰既替余以蕙纁兮

釅佩帶也補曰釅息羊又申之呂攬茝又復也言君所切下云解佩釅以結言

余帶佩衆香行以忠正之故也然猶復重引芳茝以自結束執志彌篤也一云又申之攬茝五臣云申重也攬

持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悔恨也言已履

白亦我中心之所美善也雖以見過支解九死終不悔恨五臣云九數之極也以此遇害雖九死無一生未足

悔怨靈脩之浩蕩兮恨靈脩謂懷王也浩猶浩浩蕩蕩猶

蕩蕩無思慮貌也詩曰子之蕩兮補曰今詩作湯湯蕩也孔子曰詩可以怨孟子曰白小弁之怨親親也親之過

大而不怨是愈疏也屈原終不察夫民心言已所以怨於懷王其猶小弁之怨乎恨於懷王者以其用心浩蕩驕敖放恣無有思慮終不省察萬民善惡之心故朱紫相亂國將傾危也夫君不思慮則忠臣被誅忠臣被誅則風俗怨而生逆暴故民心不可不熟察之也民一作人五臣云浩蕩法度壞貌言我怨君法度廢壞終不衆女嫉余之蛾眉兮衆女謂衆臣女陰也衆人悲苦衆女嫉余之蛾眉兮無專擅之義猶君動而臣隨也故以喻臣蛾眉好貌蛾一作娥補曰反離騷云知衆嫖之疾妬兮何如揚纒之蛾眉此亦班孟堅顏之推以為露才揚已之意夫治容誨淫目挑心與孟子所謂不由其道者而以汚原何哉詩人稱莊姜之賢曰螭首蛾眉蓋言其質之美耳謠詠謂余以善淫詠謂毀師古云蛾眉形若蠶蛾眉也也詠猶諧也淫邪也言衆女嫉妬蛾眉美好之人諧而毀之謂之美而淫不可信也猶衆臣嫉妬忠正言已淫邪不可

任也以一作之五臣云護邪之人謂我善為淫亂補曰
謠音遙爾雅徒歌謂之謠謂謠言也詠竹角切方言云
詠謠也楚以南謂之詠言衆女競為謠言以譖
愬我彼淫人也而謂我善淫所謂怨已以量人固時俗
之工巧兮佞規矩而改錯佞背也圓曰規方曰矩改更
也錯置也言今世之工才知
強巧背去規矩更造方圓必失堅固敗材木也以言佞
臣巧於言語背違先聖之法以意妄造必亂政治危君
國也五臣云規矩法則也補曰佞音背繩墨以追曲兮
面賈誼云佞梟獍以隱處錯音措背繩墨以追曲兮
追猶隨也繩墨所以正曲直補曰背競周容以為度周
違也墨度名也五尺曰墨追古隨字競周容以為度合
也度法也言百工不循繩墨之直道隨從曲木屋必傾
危而不可居也以言人臣不修仁義之道背弃忠直隨
從枉佞苟合於世以求容媚以為常法身必傾危而被
刑戮也補曰佞規矩而改錯者反常而妄作背繩墨以

道曲者枉怵鬱邑余侘傺兮怵憂貌侘傺失志貌侘猶

名住曰條邑一作怵一本注云怵自念貌五臣云怵鬱

憂思貌怵不安也補曰怵徒渾切問也鬱邑憂貌下文

曰曾獻歎余鬱邑今五臣以怵鬱為句絕誤矣侘敦加

切條丑利切又上勅駕切下勅界切方言云條退也南

楚謂之條郭璞云退即今住字吾獨窮困乎此時也言我所以怵怵然

住立而失志者以不能隨從世俗屈求容媚

故獨為時人所窮困憂一作自念一無也字寧溘死以

流亡兮溘猶奄也以一作而奄一作暗余不忍為此態

也言我寧奄然而死形體流亡不忍以鵩鳥之不羣兮

鵩執也謂能執伏眾鳥鵩鸛之類也以喻忠

正補曰鵩脂利切擊鳥也月令曰鵩隼蚤鵩自前世而

固然

言鸞鳥執志剛厲特處不羣以言忠正之士亦執分守節不隨俗人自前世固然非獨於今比干伯

夷是也李善文選世作代

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

言何所有

圜鑿受方枘而能合者誰有異道而相安耶言忠臣不相為謀也圜一作圓周一作同一云方鑿受圓枘屈

心而抑志兮

抑案也補曰案讀若按

忍尤而攘詬

尤過也攘除也詬恥也言已所

以能屈案心志含忍罪過而不去者欲以除去恥辱誅讒佞之人如孔子誅少正卯也釋文詬作詢補曰詬詢並呼漏切又古豆切禮記曰以儒相詬病詬恥辱也

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

之所厚

言士有伏清白之志以死忠直之節者固乃前世聖王之所厚哀也故武王伐紂封比干之墓

表商容之閭也補曰比干諫而死孔子稱仁焉厚之也

悔相道之不察兮

悔恨也相視也

察審也補曰延佇乎吾將反以延長也佇立貌詩曰佇立相息亮切

君之道不明審察若比干伏節死義故長立而望將欲還反終已之志也補曰佇值呂切久立也異姓事君不合則去同姓事君有死而已屈原去之則回朕車以復是不察於同姓事君之道故悔而欲反也

路兮

回旋也路迴一作迴

及行迷之未遠

迷誤也言乃旋我之車以反故道及已迷

誤欲去之路尚未甚遠也同姓無相步余馬於蘭皋兮去之義故屈原遵道行義欲還歸也

步徐行也澤曲曰皋詩云鶴鳴于九皋補曰皋九折馳澤也一云澤中水溢出所為坎招魂曰皋蘭被徑

椒丘且馬止息

土高四墮曰椒丘言已欲還則徐步我之馬於芳澤之中以觀聽懷王遂馳高

丘而止息以須君命也馳一作馳五臣云椒丘丘上有椒也行息依蘭椒不忘芳香以自潔也補曰司馬相如

賦云椒丘之闕服虔云丘名如淳云丘多椒也按椒山顛也此以椒丘對蘭皋則宜從如淳五臣之說焉語助尤虔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修吾初服退去也言已誠欲遂進竭其忠誠君不肯納恐重遇禍故將復去修吾初始清潔之服也一無復字五臣云尤過也補曰九章云欲儷徊以干僚兮恐重患而離尤離遭也曹植七啓曰願反初服從子而歸製芰荷以為衣兮製芰奇寄切生水中葉浮水上花黃白色也芰蔭也秦人曰薜荔荷芙蓉也補曰芙蓉蓮華也上曰衣下曰裳言已進不見納猶復裁製芰荷集合芙蓉以為衣裳被服愈潔修善益明集一作集補曰爾雅曰荷芙蓉注云別名芙蓉本草云其葉名荷其華未發為菡萏已發為芙蓉芰荷葉也故以為衣芙蓉華也故以為裳反離騷云衿芰荔之綠衣被芙蓉之朱裳是也北山移文曰焚芰製而裂荷衣蓋用此語

辭若音皆苟又上胡買切下胡口切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臣

云言君不知我我亦將止然我情實美補曰芳敷方切香州也高余冠之岌岌兮岌岌高貌

補曰岌岌長余佩之陸離陸離猶嵯峨衆貌也言已懷德不用復高我之冠長我之佩尊

其威儀整其服飾以異於衆也補曰許慎云陸離美好貌顏師古云陸離分散也九章云帶長欽之陸離兮冠

切雲之芳與澤其雜糅兮芳德之臭也易曰其臭如蘭澤質之潤也玉陸而有潤澤

糅雜也補曰唯昭質其猶未虧唯獨也昭明也虧歇也言我外有芬芳之德內

有玉澤之質二美雜會兼在於已而不得施用故獨保明其身無有虧歇而已所謂道行則兼善天下不用則

獨善其身虧一作虧其字從今五臣云忽反顧以遊目

唯獨守其明潔之質猶未為自虧損也

忽反顧以遊目

兮忽疾貌遊一作游

將往觀乎四荒

荒遠也言已欲進忠信以輔事君而不見省故忽然

反顧而去將遂游目往觀四荒之外以求賢君也五臣云觀四荒之外以求知已者補曰爾雅觚竹北戶西王

母日下謂之四荒皆四方昏荒之國禮失而求諸野當是時國無人莫我知者故欲觀乎四荒以求同志此孔

子浮海居夷之意然原初未嘗去楚者同姓無可去之義故也賈誼弔屈原云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

都失佩繽紛其繁飾兮

補曰紛紛盛貌繁衆也

芳菲菲其彌

章菲菲猶勃勃芬芳貌也章明也言已雖欲之四方荒遠猶整飾儀容佩玉繽紛而衆盛忠信勃勃而愈明

終不以遠故改其行五臣云佩忠信芳香之行彌加明潔

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

修以為常

言萬民稟天命而生各有所樂或樂諂佞或樂貪淫我獨好修正直以為常行也文選民

作人修一作循補曰樂魚教切欲也下文云汝何博
塞而好修又曰苟中情其好修皆言好自修潔也雖

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

懲艾也言已好修忠
信以為常行雖獲罪

支解志猶不艾也豈一作非文選可作何五臣云言我
執忠貞之心雖遭支解亦不能變於我心更何所懼懲

懼也補曰解古蟹切說文懲志也志與艾並女頽之嬋
音又謂懲創也以可為何以懲訓懼皆非是女頽之嬋

媛兮

女頽屈原姊也嬋媛猶牽引也一作揮援補曰說
文云頽女字也音須賈侍中說楚人謂女曰頽前

漢有呂須取此為名嬋媛音嬋媛水經引素崧云屈原
有賢姊聞原放逐亦來歸喻令自寬全鄉人冀其見從

因名曰秭歸縣北有原故宅宅之東北有女須廟搗衣
石猶存秭與姊同觀女頽之意蓋欲原為寧武子之愚

不欲為史魚之直耳非責其不能為上官椒蘭也申申
而王逸謂女頽罵原以不與眾合不承君意誤矣申申

其詈予

申申重也言女嬃見已施行不與衆合以見放

余五臣云牽引數怨重詈我也詈一作罵予一作

中申和舒之貌女嬃詈原有親親之意焉九歌云女嬃

媛兮為余太息是曰魚婞直以亡身兮

也予音與叶韻曰魚婞直以亡身兮

婞臣也帝繫曰鮀

鮀項後五世而生鮀婞狠也鮀亦作鮀一作

作方補曰婞下頂切東坡曰史記鮀鮀於羽山以變東

夷楚詞鮀婞直以亡身則鮀蓋剛而犯上者耳若小人

也安能以變四夷之俗哉如左氏之言皆後世流傳之

過九章亦云行婞直而終然殀乎羽之野

蚤死曰殀言

不豫兮鮀功用而不就終然殀乎羽之野

堯使鮀治洪

水俾狼自用不順堯命乃殀之羽山死於中野女嬃比

屈原於鮀不順君意亦將遇害也殀一作夭一云羽山

之野補曰羽山東裔在海中妖殀也於矯切鮀遷羽山

三年然後死事見天問左傳曰其神化為黃熊入於羽

山

淵汝何博謔而好修兮紛獨有此姱節女須數諫屈原言汝何為獨博

采往古好修謔謔有此姱異之節不與衆同而見憎惡於世也文選作謔五臣云汝何博謔采古道於謔難之世好脩直節獨為姱大之行補曰博謔當如逸說紛盛貌姱苦瓜切好也資菰施以盈室兮

資菰菰也菰王芻也菰泉耳也詩曰楚楚者葍又曰終朝采菰三者皆惡草以喻讒佞盈滿于側者也補曰今

詩葍作茨菰作綠葍音覓爾雅亦作茨布地蔓生細葉子有三角刺人易據于菰菰言其凶傷詩牆有茨以刺

梗穢菜音錄爾雅云菰王芻菰蓐也本草云蓋草葉似竹而細薄莖亦圓小生平澤溪澗之側俗名菰蓐草菰

商支切形似鼠耳詩人謂之卷耳爾雅謂之苓耳廣雅謂之系耳皆以實得名本草系耳一名菰判獨

離而不服判別也女類言衆人皆佩葍菰泉耳為讒佞之行滿于朝廷而獲富貴汝獨服蘭蕙守忠

直判然離別不與衆同故斥弃也衆不可戶說今孰云察余之中情原

外困羣佞內被妙詈知世莫識言已之心志所執不可戶說人告誰當察我中情之善否也補曰管子曰聖人

之治於世不人告也不戶說也淮南子曰口辨而戶說之世並舉而好朋兮朋黨也

文朋古鳳字鳳飛羣鳥從以萬數故以為朋黨字夫何亮獨而不予聽詩曰哀

此亮獨言世俗之人皆行佞偽相與朋黨並相薦舉忠直之士孤亮特獨何肯聽用我言而納受之也亮一作

亮予一作余補曰亮渠營切今詩作惇聽平聲依前聖以節中兮節度文選

憑心而歷茲喟數也歷數也言已所言皆依前世聖人之法節其中和喟然舒憤懣之心歷數前

世成敗之道而為此詞也憑一作憑一作馮五臣云中得也歷行也憑滿也言我依前代聖賢節度而不得用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故歎息憤懣而行澤畔矣補曰喟丘愧切方言云憑怒也楚曰憑注云恚盛貌引楚詞康回憑怒皮冰切列子曰帝憑怒莊子曰佞溺於馮氣說文云馮懣也並音憤謂憑心而歷茲者歎逢時之不幸也歷猶逢也下文云委厥美而歷濟沅湘以南征兮濟渡也沅湘水名征行也補曰沅音元山海經

云湘水出帝舜塋東入洞庭下沅水出象郡鄣城西東注江合洞庭中後漢志武陵郡有臨沅縣南臨元水水源出牂牁且蘭縣至郡界分為五谿又零陵郡陽朔山湘水出水經云沅水下注洞庭方會於江湘中記云湘水之出於陽朔則觴為之舟至洞庭則日月若出入於其中就重華而陳詞重華舜名也帝

繫曰瞽叟生重華是為帝舜葬於九疑山在沅湘之南言已依聖王法而行不容於世故欲渡沅湘之水南行就舜陳詞自說稽疑聖帝冀聞秘要以自開悟也一作陳辭補曰陳列也先儒以重華為舜名按書云有鰥在

下曰虞舜與帝之咨禹一也則舜非諡也名也又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與堯為放勳一也則重華非名也號也羣臣稱帝不稱堯則堯為名帝稱禹不稱文命則文命為號伊尹稱尹躬暨湯則湯號也湯自稱予小子履則履名也楚詞屢言堯舜禹湯今辨于此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其於君臣之際詳矣故原欲就之而陳詞也

啓九辯與九歌今啓禹子也九辯九歌禹樂也言禹平治水土以有天下啓能承先志續叙

其業育養品類故九州之物皆可辨數九功之德皆有次序而可歌也左氏傳曰六府三事謂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補曰山海經云夏后上三嬪於天得九辯與九歌以下注云皆天帝樂名啓登天而竊以下用之天問亦云啓棘賓商九辯九歌王逸不見山海經故以為禹樂五臣又云啓開也言禹開樹此樂謬矣騷經天問多用山海經而劉勰辨騷以康回傾地夷羿

辨日為譎怪之談異乎經典如高宗夢得說夏康娛以姜嫄履帝畝之類皆見於詩書豈誣也哉

自縱

夏康啓子太康也娛樂也縱放也

不顧難以圖後今五子用失乎

家巷

國謀也言太康不遵禹啓之樂而更作淫聲放縱情慾以自娛樂不顧患難不謀後世卒以失國凡

第五人家居閭巷失尊位也尚書序曰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此佚篇也巷一作居補曰

書云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游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

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僕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逸不見全書故以為佚篇它皆放此難乃

旦切巷里中道也此言太康娛樂放縱以至失邦耳逸云不遵啓樂更作淫聲未知所據且太康不反國人立

其弟仲康仲康死子相立則五子豈有家居閭巷之理蓋仲康以來羿勢日盛王者備位而已五子之失乎家

巷太康羿淫遊以佚畋兮羿諸侯也畋獵也一作田補實使之

官也夏少康滅之賈逵云羿之先祖也為先王射官帝嚳時有羿堯時亦有羿是善射之號此羿商時諸侯有

窮后也又好射夫封狐封狐大狐也言羿為諸侯荒淫遊戲以佚畋獵又射殺大狐犯天之

孽以亡其國也補曰射食亦切弓弩發也天問云帝降夷羿革孽夏民馮珖利決封豨是射固亂流

其鮮終兮鮮少也固一誤作國鮮一作勘泥又貪夫厥家泥寒泥羿相也婦謂之家

言羿因夏亂代之為政娛樂畋獵不恤民事信任寒泥使為國相泥行媚於內施賂於外樹之詐慝而專其權

勢羿畋將歸使家臣蓬蒙射而殺之貪取其家以為已妻羿以亂得政身即滅亡故言鮮終補曰泥食角切傳

曰以德和民不聞以亂易澆身被服強圉兮澆寒亂其流鮮終泥澆之事是也

也強圉多力也澆一作皋一云被於彊圉補曰澆五弔切論語曰羿善射禹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羿即澆也五耗切聲轉字異詩曰曾縱欲而不忍縱放也言浞取羿是彊禦彊禦彊梁也

力縱放其情不忍其慾以殺夏后相也一本欲下有殺字補曰左傳云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尋滅夏后相

杜預曰相失國依日康娛而自忘兮康安也而厥首用於二斟為澆所滅

夫顛隕相安居無憂日作淫樂忘其過惡卒為相子少

康所誅其頭顛隕而墜地自此以上羿澆寒浞之事皆見於左氏傳夫一作以一無夫字補曰顛倒也釋文作

顛隕從高下也左傳云昔有夏之方衰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

獸寒浞伯明氏之讎子弟也信而使之以為已相浞行媚于內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樹之詐惡以

取其國家內外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僞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殪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有窮由是遂亡論語兼義云羿逐后相自立相依二斟夏祚猶尚未滅及寒浞殺羿因羿室而生澆澆長大自能用師始滅后相相死之後始生少康少康生杼杼又年長始堪誘豷方始滅浞而立少康計太康失邦及少康紹國向有百載乃滅有窮而夏本紀云仲康崩子相立相崩子少康立都不言羿浞之事是馬遷之疎也

夏桀之常違兮

桀夏之亡主也五臣云言常背天違道

乃遂焉而逢殃

殃咎也言夏桀上背於天道下逆於人理乃遂以逢殃咎終為殷湯所誅滅

后辛之菹醢兮

后君也辛殷之亡王紂名也藏菜曰菹肉醬曰醢一作菹五臣云菹醢肉醬也補曰菹醢魚切說文酢菜也

一曰麋鹿為菹藿菹之稱菜肉

殷宗用而不長

言紂為無道殺

比干醢梅伯武王杖黃鉞行天罰殷宗遂絕不得長久也而一作之補曰禮記云昔殷紂亂天下脯鬼侯以饗

諸侯史記曰紂醢九侯脯鄂侯淮南子云醢鬼侯之女菹梅伯之骸湯禹儼而祇敬兮儼

也祇敬也儼一作嚴補曰禮記周論道而莫差也周家

曰儼若思儼亦作嚴並魚檢切周論道而莫差也差過

也言殷湯夏禹周之文王受命之君皆畏天敬賢論議

道德無有過差故能獲夫神人之助子孫蒙其福祐也

五臣云湯禹周文皆儼肅祇敬論議道德無有差殊故

得永年補曰道治道也言周則包文武矣差舊讀作蹉

五臣以為舉賢而授能今一云舉循繩墨而不頗頗傾

差殊非是舉賢而授能今賢才循繩墨而不頗也言

三王選士不遺幽陋舉賢用能不顧左右行用先聖法

度無有傾失故能綏萬國安天下也易曰無平不頗也

五臣云無有頗僻循一作脩頗一作陂補曰思立賦注
引楚詞遵繩墨而不頗遵亦循也作脩非是易泰卦云
無平不陂陂音頗滂禾切 一天無私阿兮竊愛為私所私為阿覽民

德焉錯輔

錯置也輔佐也言皇天神明無所私阿觀萬民之中有道德者因置以為君使賢能輔佐

以成其志故樂為無道傳與湯紂為淫虐傳與文王德一作惠文選民作人補曰馬語助錯七故切上天佑之
故曰錯輔 夫維聖哲以茂行兮哲智也茂盛也補曰行下孟切 苟得用

此下土

苟誠也下土謂天下也言天下之所立者獨有聖明之智盛德之行故得用事天下而為萬民

之主補曰睿作聖明作哲聖哲之人以有甚盛之行故能使下土為我用詩曰奄有下土瞻前而顧
後兮瞻觀也顧視也前謂禹湯後謂桀相觀民之計極紂補曰說文瞻臨視也顧還視也

相視也計謀也極窮也言前觀湯武之所以興顧視桀紂之所以亡足以觀察萬民忠佞之謀窮其真偽也民一作人補曰相息亮切言觀民之策此為至矣計策也極至也相觀重言之也下文亦曰覽相觀於四極與左傳尚猶有臭書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服弗遑暇食語同

事也言世之人臣誰有不行仁義而可任用誰有不行信善而可服事者乎言人非義則德不立非善則行不

成也五臣貼余身而危死兮已盡忠近於危殆一本死云服用也貼猶危也或云貼近也言

下有節字補曰貼音簷臨危也小爾雅曰覽余初其猶疾甚謂之貼前漢注云貼近邊欲墮之意

未悔言已正言危行身將死亡上觀初世伏節之賢士我志所樂終不悔恨也五臣云今觀我之初志終

竟行猶未為悔不量鑿而正枘兮量度也正方也枘所以充鑿補曰量力香切鑿音漕穿孔

也枘而銳切刻木端所以入鑿固前脩以菹醢言工不

淮南子云良工漸乎矩鑿之中

鑿而方正其枘則物不固而木破矣臣不度君賢愚竭

其忠信則被罪過而身殆也自前世修名之人以獲菹

醢龍逢梅伯是也菹一作菹五臣云邪佞在前忠賢何

由能進補曰九辯云園鑿而方枘兮吾固知其鉏鋸而

難入夫邪佞在前而已以正

直當之其君不察得罪必矣曾獻歎余鬱邑兮曾累也

貌或曰哀泣之聲也鬱邑憂也曾一作增邑哀朕時之

一作悵補曰獻許居切歎香衣許殺二切

不當舉賢之時而值菹醢之世也補曰當平聲攬茹蕙

以掩涕兮茹柔夷也攬一作搯文選作擊五臣云茹與

玉篇云茹柔也一日菜茹五臣以茹為香誤矣呂氏春

秋曰以茹魚驅蠅蠅愈至而不可禁則茹又為臭敗之

時河浦主

名非霑余襟之浪浪

言霑濡也衣皆謂之襟浪浪流貌也言已自傷放在草澤心悲泣下霑

濡我衣浪浪而流猶引取柔莢香草以自掩拭不以悲放失仁義之則也補曰爾雅衣皆謂之襟襟交領也浪

音跪敷衽以陳辭兮

敷布也衽衣前也陳辭於重華道羿澆以下也故下句云發軔於蒼

梧也辭一作詞補曰跪巨

耿吾既得此中正已上觀禹

湯文王修德以興下見羿澆桀紂行惡以亡中知龍逢比干執履忠貞身以菹醢乃長跪布衽俛首自念仰訴

於天則中心曉明得此中正之道精合真人神與化游故設乘雲駕龍周歷天下以慰已情緩幽思也五臣云

明我得此中正之道補曰言已所以陳詞於重華者以吾得中正之道耿然甚明故也反離騷云吾馳江潭之

汎溢兮將折衷乎重華舒中情之煩惑兮恐重華之不繫與余恐重華與沉江而死不與投閭而生也馬

玉虬以乘鷖兮

海經云鷖身有五采而文如鳳凰類也山

以為車飾虬一作虯乘一作乘鷖一作鷖補曰言以鷖為車而駕以玉虬也駟一乘四馬也虬龍類也柔幽切

說文云龍子有角者相如賦云六玉虬謂駕六馬以玉飾其鑣勒有似玉虬也鷖於計鳥難二切山海經云九

疑山有五彩之鳥飛蔽一鄉五彩之鳥翳濫埃風余上鳥也又云蛇山有鳥五色飛蔽日名鷖鳥濫埃風余上

征濫猶掩也埃塵也言我設往行游將乘玉虬駕鳳車掩塵埃而上征去離世俗遠羣小也補曰遠游云掩

浮雲而上征故逸云濫猶掩也按濫奄忽也濁合切征行也言忽然風起而余上征猶所謂忽乎吾將行耳

朝發軔於蒼梧兮

軔措輪木也蒼梧舜所葬也措一作支補曰軔音刃戰國策云陛下當軔

車於趙矣軔止車之木將行則發之五臣以軔為車輪誤矣山海經云蒼梧山舜葬于陽帝丹朱葬于陰禮記

曰舜葬于蒼梧之野注云舜征有苗而死因葬焉蒼梧於周南越之地今為郡如淳曰舜葬九嶷九嶷在蒼梧馮乘縣故或曰

夕余至于縣圃

縣圃神山在崑崙之上淮南子曰崑崙縣圃維

舜葬蒼梧也絕乃通天言已朝發帝舜之居夕至縣圃之上受道聖王而登神明之山縣一作懸一無絕字一本乃作絕補曰縣音玄山海經云槐江之山上多琅玕金玉其陽多丹粟陰多金銀實惟帝之平圃南望崑崙其光熊熊其氣魂魂西望大澤后稷所潛平圃即懸圃也穆天子傳云春山之澤清水出泉溫和不無風飛鳥百獸之所飲食先王之所謂縣圃水經云崑崙說云崑崙之山三級下曰樊桐一名板松二曰玄圃一名閭風上曰層城一名天庭層音增淮南子言傾宮旋室懸圃閭風樊桐在崑崙閭之中樊音飯又曰崑崙之丘或上倍之是謂涼風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謂懸圃之山登之乃靈能使風而或上倍之乃維上天登之乃神是謂太常

之居東方朔十洲記曰崑崙山有三角一角正北上千
北辰星之耀名閭風巔其一角正西名曰玄圃臺其一
角正東名曰崑崙宮玄與縣古字
通天閣曰崑崙縣圖其居安在
欲少留此靈瑣兮靈

前君瑣門鏤也文如連瑣楚王之省閣也一云靈神之
所在也瑣門有青瑣也言未得入門故欲小住門外瑣

一作環五臣云環門閭也補曰瑣先果切上文言夕余
至乎縣圖則靈瑣神之所在也神之所在以喻君也漢

舊儀云黃門令曰暮入對青瑣丹墀
拜音義云青瑣以青畫戶邊鏤也
日忽忽其將暮已言

誠欲少留於君之省閣以須政教日又
忽去時將欲暮年歲且盡言已衰老也
吾令羲和弭節

兮羲和日御也弭按也按節徐步也補曰山海經東南
兮海外有羲和之國有女子名曰羲和是生十日常浴

日於甘淵注云羲和天地始生主日月者也故堯因是
立羲和之官以主四時虞世南引淮南子云爰止羲和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二十八

爰息六螭是謂縣車注云日乘車駕以六龍義和御之日至此而薄於虞淵義和至此而迴弭止也彌耳切

望崦嵫而勿迫

崦嵫日所入山也下有蒙水水中虞淵迫附也言我恐日暮年老道德不施

欲令日御按節徐行望日所入之山且勿附近冀及盛時遇賢君也勿一作未補曰崦音淹嵫音茲山海經曰

鳥鼠同穴山西南曰崦嵫又云西曰崦嵫之路曼曼其山淮南子云日入崦嵫經細柳入虞淵之汜

脩遠兮

曰曼曼也釋文曼作漫五臣云漫漫遠貌補曰曼漫並莫半切集韻曼曼長也謨官切

吾將

上下而求索

言天地廣大其路曼曼遠而且長不可卒至吾方上下左右以求索賢人與已合志

者也補曰飲余馬於咸池兮

咸池日浴處也補曰飲食索所格切飲余馬於咸池兮禁切九歌云與女沐兮咸

池逸云咸池星名蓋天池也天文大象賦云咸池浮津而淼漫注云咸池三星天潢南魚鳥之所託也又七諫

云屬天命而委之咸池注云咸池天神總余轡乎扶桑
按下文言扶桑則咸池乃日所浴者也總余轡乎扶桑
總結也扶桑日所拂木也淮南子曰日出湯谷浴乎咸
池拂于扶桑是謂晨明登于扶桑爰始將行是謂朏明
言我乃往至東極之野飲馬於咸池與日俱浴以潔已
身結我車轡于扶桑以留日行幸得不老延年壽也補
曰山海經云黑齒之北曰湯谷有扶木九日居下枝一
日居上枝皆戴烏郭璞云扶木扶桑也天有十日迭出
運照東方朔十洲記云扶桑在碧海中葉似桑樹長數
千丈大二千圍兩兩同根更相依倚是名扶桑淮南子

云扶木在陽州日之所曠

曠猶照也說文云搏桑神木日所出搏音扶湯與暘同

折若木以拂

日兮

若木在崑崙西極其華照下地拂擊也一云蔽也補曰山海經南海之內黑水之間有木名曰若木若水

出焉又曰灰野之山有樹青葉赤華名曰若木日所入處
生崑崙西附西極也然則若木有二而此乃灰野之若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二十九

木歟淮南子曰若木在建水西未有十日其華照下地
注云若木端有十日狀如連珠華光也光照其下也一
云狀如蓮華天問云羲聊逍遙以相羊聊且也逍遙相
和之未揚若華何光聊逍遙以相羊羊皆遊也言已
總結日譬恐不能制年時卒過故復轉之西極折取若
木以拂擊日使之還去且相羊而遊以俟君命也或謂
拂蔽也以若木鄣蔽日使不得過也逍遙一作須
史羊一作佯補曰逍遙猶翱翔也相羊猶徘徊也前望
舒使先驅兮望舒月御也月體光明以喻臣清白也補
周本紀云百夫荷罕旗以先驅顏師古云先驅導路也
李善云先驅前驅也周禮王出入則辟左右而前驅
後飛廉使奔屬飛廉風伯也風為號令以喻君命言已
奉君命於後以告百姓或曰駕乘龍雲必假疾風之力
使奔屬於後補曰屬音注連也呂氏春秋曰風師曰飛

廉應邵曰飛廉神禽能致風氣晉灼曰飛廉鹿身頭如
雀有角而蛇尾豹文河圖曰風者天地之使乃告號令
鸞皇為余先戒兮鸞俊鳥也皇鳩鳳也以喻仁智之士
先一作前五臣云鸞皇靈鳥補曰山
海經女牀山有鳥狀如翟而五采畢備聲似雉而尾長
名曰鸞見則天下安寧瑞應圖曰鸞者赤神之精鳳皇
之佐也爾雅曰鸞鳳其雷雷師告余以未具雷為諸侯以
雌皇皇或作凰為去聲
使仁智之士如鸞皇先戒百官將往適道而君怠惰告
我嚴裝未具余一作我補曰春秋合誠圖云軒轅主雷
雨之神一曰吾令鳳鳥飛騰兮繼之以日夜言我使鳳
雷師豐隆也
士飛行天下以求同志續以日夜冀相逢遇也文選云
吾令鳳皇飛騰兮又繼之以日夜補曰山海經云丹穴
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雞五采而文曰鳳鳥是鳥也飲食
則自歌自舞見則天下大康寧上言鸞皇鸞鳳皇之佐

而皇雌鳳也以喻賢人之全德者故令飛騰以求同志也

飄風屯其相離兮

回風為飄飄風無常之風以興邪惡之衆屯其相離言不與已和合也補

曰爾雅注云飄風旋

帥雲霓而來御

雲霓惡氣以喻佞人御迎也言已使

鳳鳥往求同志之士欲與俱共事君反見邪惡之人相與屯聚謀欲離已又遇佞人相帥來迎欲使我變節以

隨之也帥一作率補曰御讀若迂霓五稽五歷五結三切通作蛻文選云雲旗拂霓又云俯而觀乎雲霓沈約

郊居賦云雌霓連蜺並讀作側聲司馬溫公云約賦但取聲律便美非霓不可讀為平聲也爾雅蛻為挈貳說

文霓屈虹青赤或白色陰氣也郭氏云雄曰虹謂明盛者雌曰蛻謂暗微者虹者陰陽交會之氣雲薄漏日日

照雨滴則虹生也

紛總總其離合兮

紛盛多貌總總猶傳傳玃聚貌五臣云紛亂也

陸離其上下

班人競為護佞傳傳相聚乍離乍合上下

之義班然散亂而不可知也班吾令帝閭開闔兮帝謂

一作班補曰班駁文也下音戶

閭主門者也補曰說文倚閭闔而望予閭闔天門也言

云閭常以昏閉門隸也

已求賢不得疾

護惡佞將上訴天帝使閭人開闔又倚天門望而距我

使我不得入也補曰天文大象賦曰儼閭闔以洞闔注

云宮牆兩藩正南開如門象者名閭闔門淮南子曰排

闔闔淪天門注云閭闔始升天之門也天門上帝所居

紫微宮門也說文云閭天門也闔門扇也楚人名門曰

闔闔喻君門也

時曖曖其將罷兮

曖曖昏昧貌罷極也

予音與叶韻

不明也音結幽蘭而延佇

言時世昏昧無有明君周行

愛罷音皮

罷極不遇賢士故結芳草長

立有還意也而一作以五臣云結芳草自潔長立而無趣向補曰劉次莊云蘭喻君子言其處於深林幽澗之中而芬芳郁烈之不世溷濁而不分兮補曰溷胡困切

好蔽美而嫉妬

言時世君亂臣貪不別善惡好蔽美德而嫉妬忠信也五臣云蔽隱也

朝

吾將濟於白水兮

濟渡也淮南子言白水出崑崙之山飲之不死於一作乎補曰河圖曰崑

山出五色流水其白水入中國名為河也五臣云白水神泉

登閨風而縹馬

閨風山名在崑崙之上縹繫也言已見中國溷濁則欲渡白水登神山車擊馬而留止也白水潔淨閨風清明言已修清白

之行不懈急也縹一作縹補曰閨音郎又音浪道書云閨野者閨風之府是也崑崙上有九府是為九宮餘說已見縣圖下縹音薛左傳曰臣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負羈紲馬韉也馬滿補切

丘之無女

楚有高丘之山女以喻臣言已雖去意不能已猶復顧念楚國無有賢臣心為之悲而流

涕也或云高丘閭風山上也無女喻無與已同心也舊說高丘楚地名也五臣云女神女喻忠臣補曰離騷多以女喻臣不

必指神女 溘吾遊此春宮兮

溘奄也春宮東方青帝舍也溘一作盪補曰盪

塵也無 折瓊枝以繼佩

繼續也言已行游奄然至於青帝之舍觀萬物始生皆出於仁

義復折瓊枝以續佩守仁行義志彌固也補曰瓊玉之美者傳曰南方有鳥其名爲鳳天為生樹名曰瓊枝高

百二十仞大三十圍以琳琅為實後漢注云 及榮華之

未落兮

榮華喻顏色落墮也補曰避春相下女之可詒官折瓊枝欲及榮華之未落也

相視也詒遺也言已既修仁義冀得同志願及年德盛時顏貌未老視天下賢人將持玉帛而聘遺之與俱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五

事君也詒一作貽補曰相息亮切下
女喻賢人之在下者詒音怡通作貽
吾令豐隆乘雲兮

豐隆雲師一曰雷師下注同乘一作乘補曰九歌雲中
君注云雲神豐隆五臣云雲神屏翳按豐隆或曰雲師
或曰雷師屏翳或曰雲師或曰雨師或曰風師歸藏云
豐隆筮雲氣而告之則雲師也穆天子傳云天子升崑
崙封豐隆之葬郭璞云豐隆筮師御雲得大壯卦遂為
雷師淮南子曰季春三月豐隆乃出以將其雨張衡思
主賦云豐隆軫其震霆雲師鬣以交集則豐隆雷也雲
師屏翳也天問曰萍號起雨則屏翳雨師也洛神賦云
屏翳收風則風師也又周官有觀師雨師淮南子云雨
師灑道風伯掃塵說者以為箕畢二星列仙傳云赤松
子神農時為雨師風俗通云玄冥為雨師其說不同據
楚詞則以豐隆為雲師飛廉為風伯屏翳為雨師耳
求宓妃之所在
宓妃神女以喻隱士言我令雲師豐隆
乘雲周行求隱士清潔若宓妃者欲與

并心力也。宓一作宓。五臣云：處妃以喻賢臣。補曰：漢書古今人表有宓義氏。宓音伏。字本作處。顏氏家訓云：處字从宓，宓字从宀，下俱為必。孔子弟子宓子賤，即處義之後。俗字以為宓，或復加山。子賤碑云：濟南伏生，即子賤之後。是知處之與伏，古來通用。誤以為宓，較可知矣。洛神賦注云：宓妃，伏犧氏女，溺洛水而死，遂為河神。

解佩纓以結言兮

纓佩帶也。補曰：洛神賦云：願誠素之先達兮。解玉珮而要之，亦此意。吾

令蹇脩以為理

蹇脩，伏羲氏之臣也。理，分理也。述禮意也。言已既見宓妃，則解我佩帶之玉以結言。

語使古賢蹇脩而為媒理也。伏羲時，敦朴故使其臣也。五臣云：令蹇脩為媒，以通辭理。補曰：宓妃伏犧氏之女，故使其臣紛總總其離合兮，忽緯繡其難遷。緯，繡也。遷，以為理也。紛總總其離合兮，忽緯繡其難遷。徙也。言蹇脩既持其佩帶通言而讒人復相聚毀敗令其意一合一離，遂以乖戾而見距絕。言所居深僻難遷。

徙也補曰韓音微謹呼麥切又音畫博雅作數愷夕歸
廣韻作微謹此言隱士忽與我乖刺其意難移也

次於窮石兮

次舍也再宿為信過信為次淮南子言弱水出於窮石入於流沙也補曰郭璞注山

海經云弱水出自窮石窮石今之西郡刑丹蓋其別流之原淮南子注云窮石山名在張掖也左傳曰后羿自

鉏遷于窮石

朝濯髮乎洧盤

洧盤水名禹大傳曰洧盤之水出崦嵫之山言宓妃體好清潔

暮即歸舍窮石之室朝沐洧盤之水遁世隱居而不肯仕也盤一作槃補曰洧于軌切

保厥美

以驕傲兮

倨簡曰驕侮慢曰傲傲一作敖

日康娛以淫遊

康安也言宓妃用志高遠

保守美德驕傲侮慢日自娛樂以遊戲自恣無有事君之意也五臣云淫久也言隱居之人日日安樂久遊無

意以匡君補曰說文云淫私逸也爾雅久雨謂之淫故淫亦訓久

雖信美而無禮兮來

違棄而改求

違去也改更也言宓妃雖信有美德驕傲無禮不可與共事君來復棄去而更求賢

也棄一作弃補曰此孔子所謂潔身亂倫覽相觀於四極兮覽相一作求覽

謂隱者子路所謂潔身亂倫補曰相周流乎天余乃下言我乃復往觀視四海周流

去聲南天乎一無乎字補曰爾雅東至於泰遠西至於邠國

南至於濮鈐北至於祝栗謂之四極邠說文作汭極之水也又淮南子云東方東極之山曰閭闔之門南方

方南極之山曰暑門西方西極之山曰閭闔之門北方北極之山曰望瑤臺之偃蹇兮石次玉曰瑤詩曰報之

寒門下音戶說文云瑤見有娥之佚女有娥國名佚美也謂帝嚳之

玉之美者子以喻貞賢也詩曰有城方將帝立子生商呂氏春秋

高峻睹有娥氏美女思得與共事君也佚釋文作妹補曰娥音嵩李善引呂氏春秋曰有娥氏有二佚女為九

成之臺淮南子曰有娥在不周之北長女簡翟少女建疵注云姊妹二人在瑤臺也佚音逸吾令鳩

為媒兮鳩運日也羽有毒可殺人以喻護佞賊害人也補曰鳩直禁切廣志云其鳥大如鸚紫綠色有

毒食蛇虺雄名運目雌名陰鳩告余以不好言我使鳩誥以其毛歷飲厄則殺人鳩為媒以

求簡狄其性讒賊不可信用還詐告我言不好也五臣云忠賢護佞所疾故云不好補曰好讀如好人提提之

好夫鳩之不可為媒審矣屈原何為使之乎淮南言暉日知晏陰諸知雨蓋類小人之有智者君子不逆詐不

億不信待其不可用然後弃之雄鳩之鳴逝兮逝往也耳堯之用鯀是也暉與運同雄鳩之鳴逝兮釋文雄

作鳩補曰說文云鳩鵲鵲也爾雅云鵲鳩鵲鵲注云似山鵲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月令鳴鳩拂其羽即此也

余猶惡其佻巧

佻輕也巧利也言又使雄鳩銜命而往其性輕佻巧利多語言而無要實復不

可信用也五臣云雄鳩多聲言使辨捷之士往聘忠賢我又惡其輕巧而不信補曰佻吐凋切又土了切爾雅

云佻也心猶豫而狐疑兮

補曰猶由袖二音顏氏家訓曰尸子云五尺犬為猶說文隴西

謂犬子為猶吾以為人將犬行犬好豫在人前待人不得又來迎候此乃豫之所以為未定也故謂不決曰猶

豫或以爾雅曰猶如麋善登木猶獸名也阮聞人聲乃豫緣木如此上下故稱猶豫水經引郭緣生述征記云

河津水始合車馬不敢過要須狐行云此物善聽水下無水乃過人見狐行方渡按風俗通云里語稱狐欲渡

河無如尾何且狐性多疑故俗有狐疑之說未必一如緣生之言也然禮記曰決嫌疑定猶豫疏云猶是覆屬

豫是虎屬說文云豫象之大者又老子曰豫兮若欲自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隣則猶與豫皆未定之辭

適而不可

適往也言已令鴆為媒其心讒賊以善為惡又使雄鴆銜命而往多言無實故中心狐疑

猶豫意欲自往禮介也

不可鳳凰既受詔兮

詔一作詔五臣云詔遺也

女當須媒士必待禮介也

言我得賢人如鳳凰者

恐高辛之先我

高辛帝嘗有天

受遺玉帛將行就聘

為帝嘗帝嘗次妃有城氏女生契言已既得賢智之士若鳳凰受禮遺將行恐帝嘗已先我得娥簡狄也遺一

作遣五臣云帝嘗喻諸國賢君補曰皇甫謐云高辛都毫今河南偃師是張晏云高辛所興之地名也

遠集而無所止兮

集一作進

聊浮遊以逍遙

言已既求簡狄復後高辛欲遠

集它方又無所之故且遊戲

及少康之末家兮留有虞

觀望以忘憂用

以自適也

之二姚

少康夏后相之子也有虞國名姚姓舜後也昔寒浞使澆殺夏后相少康逃奔有虞虞因妻以

二女而邑於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以收夏
衆遂誅滅澆復禹之舊績屈原設至遠方之外博求衆
賢索密妃則不肯見求簡狄又後高辛幸若少康留止
有虞而得二妃以成顯功是不欲遠去之意也補曰二
姚事見左傳杜預云梁國有虞縣皇甫謐曰今河東大
陽西山上有虞城姚音遙說文云虞舜居姚虛因以為
姓理弱而媒拙兮姚弱劣也拙鈍也五臣云我欲留聘二
姚又恐道理弱於少康而媒無巧辭

恐導言之不固

言已欲效少康留而不去又恐媒人弱
鈍達言於君不能堅固復使回移也

世溷濁而嫉賢兮

世一作時

好蔽美而稱惡

稱舉也再言世
溷濁者懷裏二

世不明故羣下好蔽忠正之士而舉邪惡之人美一作
善補曰再言世溷濁者甚之也屈原作此在懷王之世
耳惡去聲言可美者閨中既以邃遠兮小門謂之閨邃
深也一無以字

蔽之可惡者稱之

閨中既以邃遠兮

小門謂之閨邃
深也一無以字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補曰爾雅宮中之門謂之闈其小者謂之闈邃雖遂切

哲王又不寤

哲智也寤覺也言君處宮

殿之中其闈深遠忠言難通指語不達自明智之王尚不能覺悟善惡之情高宗殺孝已是何況不智之君

而多闇蔽固其宜也補曰說文寐覺而有信曰寤闈中既以邃遠者言不通羣下之情哲王又不寤者言不知

忠臣之分懷王不明而曰哲王者以明望之也太史公所謂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韓愈琴操云臣罪當

誅今天王聖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與此終古言明亦此意

懷忠信之情不得發用安能久與此闇亂之君終古而居乎意欲復去也一本忍下有而字釋文古音故補曰

此言當世之人蔽美稱惡不能與之久居也九歌曰長無絕兮終古九章曰去終古之所居終古猶永古也考

工記注曰齊人之言終古猶言常也索賁茅以筵蓐兮集韻古音估者故也音故者始也

索取也。蓍茅靈草也。筵，小折竹也。楚人名結草折竹以卜曰筵。文選：蓍作瓊，五臣云：筵竹筭也。補曰：索所草切。

蓍音瓊，爾雅云：葛蓍茅。注云：蓍，葛一種，花有赤者為蓍。筵音廷，筵音專。後漢方術傳曰：挺專折竹。注云：挺，八段。

竹也。命靈氛為余占之。靈氛，古明占吉凶者，言已欲去音同。則無所集欲止又不見用，憂懣。

不知所從，乃取神草竹筵結而折之。曰：兩美其必合兮，以卜去留，使明智靈氛占其吉凶也。

孰信脩而慕之。靈氛言以忠臣而就明君，兩美必合。楚國誰能信明善惡，修行忠直，欲相慕及。

者乎？已宜。息九州之博大兮，豈唯是其有女。言我思念以時去也。天下博大。

豈獨楚國有臣而可止乎？息，古文思。亦作思。唯一作惟。補曰：女，細呂切。曰：勉遠逝而無狐。

疑兮。一無。孰求美而釋女。五臣云：靈氛曰：但勤力遠去，誰有求忠臣而不擇取汝者。

也補曰再舉靈氣之言者甚言其可去也何所獨無芳草兮草一作艸舊作

卉草疏云別二名也文選注爾何懷乎故宇懷思也宇

云卉百草總名楚人語也所獨無賢芳之君何必思故居而不去也此皆靈氣之詞爾一作今宇一作宅注同補曰若作宅則與下韻叶

世幽昧以眩曜兮眩曜惑亂貌世一作時眩一作眩補

也其字從目並熒絹切淮南云孰云察余之善惡屈原

嫌疑肖象者衆人之所眩耀屈原氣曰當世之君皆闇昧惑亂不分善惡誰當察我之善情而用已乎是難去之意也善惡一作中情文選善作

美民好惡其不同兮民一作人惟此黨人其獨異黨鄉黨謂

天下萬民之所好惡其性不同此楚國尤獨異也五臣云好愛惡憎也補曰好惡並去聲黨朋黨謂椒蘭之徒

也戶服艾以盈要兮艾白蒿也盈滿也或言艾非芳草也一名冰臺補曰要與腰同爾雅

艾冰臺注謂幽蘭其不可佩言楚國戶服白蒿滿其要帶以為芬芳反謂幽蘭臭

惡為不可佩也以言君親愛讒佞憎遠忠直而不肯近也其一作兮一作之五臣云言楚國皆好讒佞謂忠正

不可行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察視也草一作州一作獨豈理於身也

美之能當理美玉也相玉書言理大六寸其耀自照言時人無能知臧否觀衆草尚不能別其香臭

豈當知玉之美惡乎以為草木易別於禽獸禽獸易別於珠玉珠玉易別於忠佞知人最為難也五臣云豈能

辨玉之臧否而當之乎玉喻忠直補曰理蘇軾壤呂充

美猶九章言蓀美也理音呈一曰珮珩也蘇軾壤呂充

幃兮蘇取也充猶滿也壤土也幃謂之騰騰香囊也目一作以補曰史記樵蘇後爨蘇取草也又淮南子

曰蘇援世事蘇猶索也悽許歸切下同爾雅云婦人之禕謂之禕注云即今之香纓也禕邪交落帶繫於體因

名為禕謂申椒其不芳言蘇糞土以滿香囊佩而帶之反謂申椒臭而不香言近小人

遠君欲從靈氣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言已欲從靈子也

占則心中狐疑念楚國也補曰靈氣之占於異姓則吉矣在屈原則不可故猶豫而狐疑也

夕降兮巫咸古神巫也當殷中宗之世降下也補曰書序云伊陟贊於巫咸前漢郊祀志云巫咸之興

自此始說者曰巫咸殷賢臣一云名咸殷之巫也說文曰巫祝也古者巫咸初作巫山海經云巫咸國在女丑

北又曰大荒之中有靈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孔巫抵巫謝巫羅十巫從此升降淮南子曰軒轅

丘在西方巫咸在其北注云巫咸知天道明吉凶據此則巫咸之興尚矣商時又有巫咸也莊子曰鄭有神巫

曰季咸又有巫咸祐皆取此名言夕懷椒糈而要之降者神降多以夜陳寶之類是也看

物所以降神精精未所以享神言巫咸將夕從天上來下願懷椒糈要之使占茲吉凶也精俗作精補曰精音

所祭神米也孟康曰椒精百神翳其備降兮九疑續其以椒香米饌也要伊消切

並迎則將百神蔽也續盛也九疑舜所葬也言巫咸得已椒精則將百神蔽日來下舜又使九疑之神紛然來迎

知已之志也疑一作巖補曰翳於計切巖與疑同迎魚慶切迂也漢紀曰望祀虞舜於九巖張揖曰九巖在零

陵營道縣文顯曰九疑半在蒼梧半在零陵顏師古云疑似也山有九峯其形相似水經云峯秀數郡之間異

嶺同勢遊皇剡剡其揚靈兮皇皇天也剡剡光貌補曰者疑焉剡以冉切九歌云橫大江

兮揚告余以吉故言皇天揚其光靈使百神告我當去靈就吉善也五臣云告我去當吉補曰

靈氣之占筮算折竹而已至百神備曰免陞降以上下

降九嶷並迎告我使去則可以去矣

分勉強也上謂君下謂臣陞一作升補曰升降上求下猶所謂經營四荒周流六漠耳不必指君臣求

獲之所同禦法也獲度也言當自勉強上求明君下索

一作矩獲一作獲五臣云此巫咸之言補曰禦俱雨切獲紆縛烏郭二切淮南子曰知禦獲之所周注云禦方

也獲度湯禹嚴而求合今嚴敬也合匹也嚴一作儼擊

咎繇而能調擊伊尹名湯臣也咎繇禹臣也調和也言

咎繇乃能調和陰陽而安天下也一作臯陶苟中情其

補曰天問曰帝乃降觀下逢伊摯即伊尹也

好脩兮又何必用夫行媒行媒喻左右之臣也言誠能

中心常好善則精感神明賢

君自舉用之不必須左右薦達也一無又字五臣云苟且也說操築於傅巖兮說傳

傅巖地名補曰說音武丁用而不疑武丁殷之高宗也

悅操上刀切築構也而遭遇刑罰操築作於傅巖武丁思想賢者夢得聖人

以其形像求之因得傳說登以為公道用大興為殷高

宗也書序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

作說命是佚篇也補曰孟子曰傅說舉於版築之間史

記云說為胥靡築於傅險見於武丁武丁曰是也遂以

傅險姓之號曰傅說險與巖同徐廣曰尸子云傅巖在

北海之洲孔安國曰傅氏之巖在虞號之界通道所經

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

靡築之以呂望之鼓刀兮言呂望太公姜姓也未遇之

供食也時鼓刀屠於朝歌也補曰史記云太公望呂尚者東海

上人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戰國策云太公望

老婦之逐夫朝歌之廢屠文王用之而王注云呂尚為老婦之所逐賣肉於朝歌肉上生臭不售故曰廢屠淮

南子曰太公之鼓刀注云太遭周文而得舉言太公避公河內汲人有屠釣之困

之濱聞文王作興盡往歸之至於朝歌道窮困自鼓刀而屠遂西釣於渭濱文王夢得聖人於是出獵而遇之

遂載以歸用以為師言吾先公望子久矣因號為太公望或言周文王夢天帝立令狐之津太公立其後帝曰

昌賜汝名師文王再拜太公亦再拜太公夢亦如此文王出田見識所夢載與俱歸以為太師也補曰天問云

師望在肆昌何識鼓刀揚聲后何喜注云呂望鼓刀在列肆文王親往問之對曰下屠屠牛上屠屠國

戚之謳歌今衛人齊桓聞以該輔該備也甯戚修德不

門外桓公夜出甯戚方飯牛叩角而商歌桓公聞之知其賢舉用為客卿備輔佐也補曰淮南子云甯戚欲干

齊桓公困窮無以自達於是為商旅將任車以商於齊
蔣宿於郭門之外飯牛車下望見桓公乃擊牛角而商
歌桓公聞之曰異哉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三齊
記載其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
衣適至矸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桓公台
與語悅之以為大夫矸與岸同一作南山樂屈原舉呂
望傳說寘戚之事及年歲之未晏兮晚時亦猶其未央

傷今之不然也

晏

晚

央盡也言已所以汲汲欲輔佐若者冀及年未晏晚以
成德化也然年時亦尚未盡冀若三賢之遭遇也其一
作而補曰說文央恐鵠鵠之先鳴兮鵠鵠一名買鵠常
久也詩曰夜未央恐鵠鵠之先鳴兮鵠鵠一名買鵠常
作鵠五臣云鵠鵠秋分前鳴則草木凋落補曰鵠音提
鵠音決一音弟桂一音殄竭反離騷云徒恐鵠鵠之將
鳴兮顧先百草為不芳顏師古云鵠鵠一名買鵠一名
子規一名杜鵑常以立夏鳴鳴則衆芳皆歇鵠鵠與鵠同

銳音詭思玄賦云恃知已而華予兮鷦鷯鳴而不芳注
云以秋分鳴李善云臨海異物志鷦鷯一名杜鵑至三
月鳴晝夜不止服虔曰鷦鷯一名鷦伯勞也順陰陽氣而
生按禽經云鷦鷯周子規也江介曰子規蜀右曰杜宇
又曰鷦鷯鳴而草衰注云鷦鷯雨雅謂之鷦左傳謂之
伯趙然則子規鷦鷯二物也月令仲夏鷦始鳴說者云
五月陰氣生於下伯勞夏至應陰而鳴詩曰七月鳴鷦
箋云伯勞鳴將寒之候也五月則鳴迤地晚寒左傳伯
趙氏司至也注云伯勞以夏至鳴冬至止陸佃埤雅云
陰氣至而鷦鳴故百草為之芳歇廣韻曰鷦鷯關西曰
巧婦關東曰鷦鷯春分鳴則衆芳生秋分鳴則衆芳歇未詳
使夫百草為之不芳言
恐鷦鷯以先春分鳴使百草華英摧落芬芳不得成也
以喻讒言先至使忠直之士蒙罪過也草一作州一作
卉一無夫字一無為字補曰爾雅疏
何瓊佩之偃蹇兮
云百卉猶百草也詩云百卉具腓

偃蹇衆盛貌

衆夢然而蔽之

言我佩瓊玉懷美德偃蹇而盛衆人夢然而蔽之傷

不得施用也五臣云夢亦盛也補曰夢音愛方言云掩翳夢也注云謂夢蔽也

惟此黨人之不

諒兮

諒信一作亮

恐嫉妬而折之

言楚國之人不尚忠信之行共嫉妬我正直必欲折

挫而敗之也時續紛其變易兮

其一作以五臣云續紛亂也

又何可以淹

留言時世溷濁善惡變易不可以久留宜速去也

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

為茅

言蘭芷之草變易其體而不復香荃蕙化而為菅茅失其本性也以言君子更為小人忠信更為佞

偽也五臣云茅惡草以喻讒臣補曰上云謂幽蘭其不可佩以幽蘭之別於艾也謂申椒其不芳以申椒之別

於糞壤也今曰蘭芷不芳荃蕙為茅則更與之俱化何矣當是時守死而不變者楚國一人而已屈子是也何

昔日之芳草兮

一作草一作卉

今直為此蕭艾也

言往昔芬芳之草今

皆直為蕭艾而已以言往日明智之士今皆佯愚狂惑不顧一無蕭字一無也字補曰顏師古云齊書太祖云

詩人采蕭蕭即艾也蕭自是香蒿古祭祀所用合脂蕝之以享神者艾即今之灸病者名既不同本非一物詩

云彼采蕭兮彼采艾兮是也淮南曰膏夏紫芝與蕭艾俱死蕭艾賤草以喻不肖豈其有他故

兮莫好脩之害也

言士民所以變曲為直者以上不好用忠正之人害其善志之故一無也

字五臣云明智之士佯愚者為君不好修潔之士而自損害補曰時人莫有好自修潔者故其害至於荃蕙為

茅芳草余以蘭為可恃兮

蘭懷王少弟司馬子蘭也時怙也補曰史記秦昭王欲與

懷王會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推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

絕其後因留懷王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為令尹然則子蘭乃懷王少子頃襄之弟也

容長

實誠也言我以司馬子蘭懷王之弟應薦賢達能可怙而進不意內無誠信之實但有長大之貌浮

華而已五臣云無實材補曰長平聲

委厥美以從俗兮

委苟得列乎眾

芳

言子蘭奔其美質正直之性隨從諂佞苟欲列於眾賢之位無進賢之心也補曰子蘭有蘭之名無蘭之

實雖與眾芳同列而無芬芳也

椒專佞以慢慍兮

椒楚大夫子椒也慍楚大夫子椒也慍

作慢慍一作諂補曰古今人表有令尹子椒又欲充夫

椒慍它刀切書曰無即慍淫注云慍淫也

佩幃

椒茱萸也似椒而非以喻子椒似賢而非賢也幃盛香之囊以喻親近言子椒為楚大夫處蘭芷之

位而行淫慢佞諛之志又欲援引面從不賢之類使居親近無有憂國之心責之也夫一作其五臣云子椒列

大夫位在君左右如茱萸之在香囊安充佩帶而無芬芳補曰椒音殺爾雅曰椒椒醜茱萸注云椒似茱萸而小

赤色子椒佞而似義猶椒之似椒也子蘭既已無蘭之實而列乎衆芳矣子椒又欲以似椒之質充夫佩幃也

既干進而務入兮

一作干求而

又何芳之能祇

祇敬也言子椒苟欲自進

求入於君身得爵祿而已復固時俗之流從兮

一作從

何能敬愛賢人而舉用之也

言時世俗人

隨從上化若水之流

從誤又孰能無變化

言時世俗人隨從上化若水之流

變節而從之者乎疾之甚也五臣云固此諂佞之俗流行相從誰能不變節隨時以容身乎

覽椒蘭

其若茲兮又况揭車與江離

言觀子椒子蘭變志若此

以容其身邪揭一作揭離一作離補曰子椒子蘭宜有椒蘭之芬芳而猶若是况衆臣若揭車江離者乎揭車

江離皆香草不若椒蘭之盛也列惟茲佩之可貴兮一
子曰臭過椒蘭荀子曰椒蘭甚芳

作委厥美而歷茲歷逢也言已內行忠直外佩衆香此

此咎也補曰上云委厥美以從俗言子蘭之自
弃也此云委厥美而歷茲言懷王之見弃也芳菲菲

而難虧兮虧歇一作虧芬至今猶未沫沫已也言已所

勃誠難虧歇久而彌盛至今尚未已也芬一作芬芬勃
一作淳補曰說文云芬艸初生其香分布沫音昧微晦

也易曰日中見沫招魂曰身服義而未沫和調度以自娛兮聊浮游而求女

言我雖不見用猶和調已之行度執守忠貞以自娛樂
且徐徐浮游以求同志也五臣云女同志人也度法度

也補曰和調重言及余飾之方壯兮周流觀乎上下謂

之也女紐呂切

君下謂臣也言我願及年德方盛壯之時周流四方觀君臣之賢欲往就之也補曰高余冠壯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所謂余飾之方壯也周流觀乎靈氛既告余以上下猶言周流乎天余乃下也下音戶

吉占兮

補曰靈氛告以吉占百神告以吉占而此獨曰靈氛者初疑靈氛之言復要巫咸巫咸與百神

無異詞則靈氛之占識吉矣然歷吉日乎吾將行言靈原固未嘗去也設詞以自寬耳

告我以吉占歷善日吾將去君而遠行也五臣云歷選也補曰上林賦云歷吉日以齊戒張揖曰歷筭也行胡

朗切叶韻折瓊枝以為羞兮

羞脯補曰張揖云瓊樹生崑崙西流沙濱大三百圍高萬仞其

食之長生羞脩二物也見周禮羞致滋味脩則脯也王逸五臣以羞為脩誤矣

精瓊靡以為

粢精鑿也靡屑也粢糧也詩云乃裹餼糧言我將行乃折取瓊枝以為脯腊精鑿玉屑以為儲糧飲食香潔

冀以延年也五臣云精擣也取其清潔而延壽補曰庶
音庶文選音靡反離騷云精瓊靡與秋菊芳將以延夫
天年應劭云精細也瓊玉之華也周禮有食玉注云玉
陽精之純者食之以禦水氣鄭司農云王齊當食玉屑
糗音張食米也鑿音昨精細米也左傳粱食不鑿為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為

車

象象牙也言我駕飛龍乘明智之獸象玉之車文章
雜錯以言已德似龍玉而世莫之識也五臣云飛龍

喻道瑤象以此君子之德言我遠游但駕此道德以為
車補曰易曰飛龍在天許慎云飛龍有翼瑤美玉也言

以瑤象為車而駕以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
飛龍也上為去聲

疏言賢愚異心何可合同知君與已殊志故將遠去自
疏而流適於世也五臣云忠佞兩心不可同吾將遠

去自疏遠也補遭吾道夫崑崙兮遭轉也楚人名轉曰
曰疏所植切遭河圖括地象言崑

崑崙在西北其高萬一千里上有瓊玉之樹也補曰遭池戰切禹本紀言崑崙山高三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華池河圖云崑崙天中柱也氣上通天水經云崑崙虛在西北去嵩高五萬里地之中也其高萬一千里河水出其東北陲爾雅曰西北之美者有崑崙虛之璆琳琅玕焉又曰三成為崑崙丘注云崑崙山三重故以名云昔人引山海經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崑崙之丘其下五水今按山海經內崑崙虛在西北帝之下都方八百里高萬仞山有木禾面有九井以玉為檻面有五門門有開明獸守之百神之所在郭璞曰此自別有小崑崙也淮南子云崑崙虛中有增城九重上有木禾珠樹玉樹琬樹不死樹在其西沙棠琅玕在其東絳樹在其南碧樹瑤樹在其北東方朔十洲記崑陵即崑崙中狹上廣故曰崑崙山有三角其一角正東名曰崑崙宮其處

有積金為墉城面方千里城上安金臺五所玉樓十二
神異經云崑崙有銅柱焉其高入天所謂天柱也圓三
千里圓周如削下有回屋仙人九府所治又一說云大
五嶽者中崑崙崑崙在九海中為天地心神仙所居五帝
所理凡此諸說

路脩遠以周流

轉言已設去楚國遠行乃

路遙遠周流天

揚雲霓之晻藹兮

揚披也晻藹猶蓊鬱

志字藹釋文作濫一作霽五臣云揚舉也雲霓虹也畫
之於旌旗晻藹旌旗蔽日貌補曰晻藹暗也冥也晻鳥

感切藹霽濫

鳴玉鸞之啾啾

鸞鸞鳥也玉為之著於
衡和著於軼啾啾鳴聲也

言已從崑崙將遂陞天披雲霓之蓊鬱排讒佞之黨羣
鳴玉鸞之啾啾而有節度也五臣云玉馬佩也鸞車鈴
也言我去國亦守節度而行補曰許慎云鸞以象鳥之
聲詩云和鸞雖離注云在軼曰和在鑣曰鸞禮記曰君

子在車則聞鸞和之音注云鸞在衡和在式正義云鸞在衡和在式謂常所乘之車若田獵之車則鸞在馬鑣

韓詩外傳曰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朝發軔於天津鸞鳴則和應嗽音孽埤倉云衆聲也

今天津東極箕斗之間漢津也注云箕龍尾斗南斗天漢之津梁箕斗之間漢津也注云箕龍尾斗南斗天漢之津梁

疏云天河在箕斗二星之間隔河須津梁以渡故謂此次為析木之津天文大象賦云天津橫漢以槁光注云

天津九星在虛危北夕余至乎西極言已朝發天之東橫河中津梁所渡津萬物所生夕至

地之西極萬物所成動順陰陽之道且亟疾也補曰上林賦云左蒼梧右西極注引爾雅西至于豳國為西極

又淮南曰西方西極鳳皇翼其承旂兮翼敬也旂旗也之山曰閭闔之門畫龍虎為旂也

文選翼作紛補曰周禮交龍為旂熊虎為旗左傳高朝曰三辰旂旗爾雅有鈴曰旂旂渠希切旗渠之切高朝

翔之翼翼

翼翼和貌言已動順天道則鳳皇來隨我車敬承旂旗高飛翔翼翼而和嘉忠正懷有

德也之一作而五臣云鳳皇承旂引路飛翔翼翼然扶衛於已補曰古者旌旗皆載於車上故逸以承旂為來

隨我車遠遊注云俊鳥夾轂而扶輪是也五臣以為引路誤矣淮南曰鳳皇曾逝萬仞之上翔翔四海之外注

云鳥之高飛翼翼一上一忽吾行此流沙兮
下曰翔直刺不動曰翔
流沙尚書曰

餘波入于流沙五臣云流沙西極也補曰山海經流沙出鍾山西行注云今西海居延澤尚書所謂流沙者形

如月生五日張揖云流沙沙與水流行
也顏師古曰流沙但有流沙本無水也
導赤水而容與

導循也赤水出崑崙山容與游戲貌言吾行忽然過此流沙遂循赤水而游戲雖行遠方動以潔清自洒飾也

補曰博雅云崑崙虛赤水出其東南厥河水出其東北取洋水出其西北取弱水出其西南取河水入東海三

水入南海穆天子傳曰遂宿于崑崙之阿赤水之陽莊子曰黃帝游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

魔蛟

龍使梁津兮

舉手曰魔小曰蛟大曰龍或言以手教曰

之以渡似周穆王之越海比鼉鼉以為梁也使一作呂五臣云魔招也補曰魔許為切廣雅曰有鱗曰蛟龍有

翼曰應龍有角曰虬龍無角曰螭龍郭璞曰蛟似蛇四足小頭細頸卵生子如三斛甕能吞人龍屬也說文曰

津水

也詔西皇使涉予

詔告也西皇帝少皞也涉渡也言

渡我動與神獸聖帝相接言能渡萬民之厄也予一作余補曰少皞以金德王白精之君故曰西皇遠遊注云

西皇所居在西海路脩遠以多艱兮

艱難

騰衆車使徑

待騰過也言崑崙之路險阻艱難非人所能由故令衆車先過使從邪徑以相待也以言已所行高遠莫能

及也待路不周以左轉兮

不周山名在崑崙西北轉行一作侍路

補曰山海經西北海之外大荒之隅有山而不合名曰不周注云此山形有缺不周匝因名之西北不周風自此出也淮南子云西北方不周之山曰幽都之門又曰崑崙之山北門開以納不周之風大人賦曰回車竭來今絕道不周張揖曰不周山在崑崙東南二千三百里以山海經淮南子考之不周當在崑崙西北逸說是也遠遊曰歷太皓以右轉太皓在東方自左而之右故下云遇蓐收乎西皇也此云路不周以左轉不周在西北海之外自右而之左故曰指西海以為期指語也期西海以為期也五臣說非是使語衆車我所行之道當過不周山而左行俱會西海之上也過不周者言道不合於世也左轉者言君行左乖不與已同志也補曰博物志云七戎六蠻九夷八狄謂之四海言皆近海漢張騫渡西海至大秦大秦之西

鳥遲國鳥遲國之西復言有海西海
之濱有小崑崙高萬仞方八百里
屯余車其千乘兮

屯陳也五臣云屯聚也車所以載已言君子以德自載
亦如車焉聚千乘者言道德之多並運於已所在可馳

走補曰屯徒渾齊王軼而並馳乃屯
切乘實證切

齊以玉為車轄並馳左右言從已者衆皆有玉德宜輔
千乘之君也即道千乘之國也補曰軼音犬方言云輪

韓楚之間謂之軼齊駕八龍之婉婉兮
同也言齊驅並進

氣也婉於阮切釋載雲旗之委蛇言已乘八龍神智之
文作蛇於元切

旗委蛇而長也駕八龍者言已德如龍可制御八方也
載雲旗者言已德如雲能潤施萬物也蛇一作移一作

逶迤五臣云言我前往皆與神游故可御氣為駕載雲
為旗也補曰文選注云其高至雲故曰雲旗委於為切

蛇戈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邈邈邈邈乘雲龍猶自抑案

弭節徐行高抗志行邈邈而遠莫能追及一云邁高馳

五臣云抑志接節徐行以候世人其邈遠莫能逮及也

奏九歌而舞韶兮九歌九德之歌禹樂也韶九韶舜樂也尚書蕭韶九成是也補曰周禮有

九德之歌九磬之舞啓樂有九辯九歌又山海經夏聊后開始歌九招開即啓也竹書云夏后啓舞九韶

假日以媮樂言已德高智明宜輔舜禹以致太平奏九德之歌九韶之舞而不過其時故假日游

戲媮樂而已假一作暇補曰顏師古云此言遭遇幽厄中心愁悶假延日月苟為娛樂耳今俗猶言借日度時

故王仲宣登樓賦云登茲樓以四望兮聊假日以消憂今之讀者改假為暇失其意矣李善注仲宣賦引荀子

多暇日亦承誤也媮樂也音俞陟陞皇之赫戲兮皇皇天也赫戲光明貌一無陟字陞一作

升補曰西京賦云叛赫戲以忽臨睨夫舊鄉睨視也舊鄉楚國也

輝煌赫戲炎盛也戲與曠同言已雖升崑崙過不周渡西海舞九韶陞天庭據光曜

不足解憂猶顧視楚國愁且思也補曰睨五計切僕夫悲余馬懷兮僕御也蜷局顧而不行蜷局詰屈不行貌屈原設

去世離俗周天市地意不忘舊鄉忽望見楚國僕御悲感我馬思歸蜷局詰屈而不肯行此終志不去以詞自

見以義自明也五臣云蜷局回顧而不肯行亂曰亂理補曰蜷音拳蟲形詰屈也行胡郎切叶韻

以發理詞指總撮其要也屈原舒肆憤懣極意微詞或去或留文采紛華然後結括一言以明所趣之意也補

曰國語云其輯之亂輯成也凡作篇章既成撮其大要以為亂辭也離騷有亂有重亂者總理一賦之終重者

情志未申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已矣絕望之詞無更作賦也人謂無賢人也易

曰闢其戶聞其無人屈原言已矣我獨懷德不見用者
以楚國無有賢人知我忠信之故自傷之詞一無哉字
補曰論語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
好色者也孔安國曰已矣發端數辭又何懷乎故都
人無有知已已復何
為思故鄉念楚國也既莫足與為美政兮吾將從彭咸
之所居

言時世之君無道不足與共行美德施善
政者故我將自沈汨淵從彭咸而居處也

叙曰昔者孔子叡聖明喆

音哲

天生不羣

羣一作王

一定經術刪

詩書

一云俾定經術乃刪詩書

正禮樂制作春秋以為後王法門人

三千罔不昭達臨終之日則大義乖而微言絕其後周

室衰微戰國並爭道德陵遲譎詐萌生於是楊墨鄒孟

孫韓之徒各以所知著造傳記或以述古或以明世

八字

一作咸以名世

而屈原履忠被譖憂悲愁思

一云憂愁思憤

獨依詩人

之義而作離騷上以諷諫下以自慰遭時閭亂不見省

納不勝憤懣遂復作九歌以下凡二十五篇楚人高其

行義瑋其文采以相教傳

或作傳教

至於孝武帝恢廓道訓

使淮南王安作離騷經章句則大義粲然後世雄俊莫

不瞻慕

一作仰

舒肆妙慮

一云據舒妙思

續述其詞逮至劉向

顏師

古讀如本字

典校經書分為十六卷孝章即位深弘道藝而

班固賈逵復以所見改易前疑各作離騷經章句其餘

十五卷

一作篇

闕而不說又以壯為狀

一作扶

義多乖異事

不要括

一作撮

今臣復以所識所知稽之舊章合之經傳

八字一云稽之經傳

作十六卷章句雖未能究其微妙然大指之

趣略可見矣且人臣之義以忠正為高以伏節為賢故有危言以存國殺身以成仁是以伍子胥不恨於浮江

比干不悔於剖心然後忠立而行成

忠一作德

榮顯而名著

著一作稱若夫懷道以迷國詳愚而不言

詳與佯同詐也

顛則不能

扶危則不能安婉婉以順上

婉婉一作婉婉一作倮倮

逡巡以避患

雖保黃耆終壽百年蓋志士之所恥愚夫之所賤也今

若屈原膺忠貞之質體清潔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

進不隱其謀退不顧其命此誠絕世之行俊彥之英也

而班固謂之露才揚已

一作班賈

競於羣小之中怨恨懷王

譏刺椒蘭苟欲求進強

巨姜切

非其人不見容納忿恚自

沈是虧其高明而損其清潔者也昔伯夷叔齊讓國守

分

一作志

不食周粟遂餓而死豈可復謂有求於世而怨

望哉

一作恨怨

且詩人怨主刺

一作諫

上曰嗚呼小子未知臧

否匪面命之言提其耳風諫之語於斯為切然仲尼論之以為大雅引此比彼屈原之詞優游婉順寧以其君

一有為字

不智之故欲提攜其耳乎而論者以為露才揚已

怨刺其上強非其人殆失厥中矣夫離騷之文依託五經以立義焉帝高陽之苗裔則厥初生民時惟姜嫄也紉秋蘭以為佩則將翺將翔佩玉瓊琚也夕攬洲之宿莽則易潛龍勿用也駟玉虬而乘鸞則時乘六龍以御

天也就重華而敷詞則尚書咎繇之謀謨也登崑崙而

涉流沙則禹貢之敷土也故智彌盛者其言博才益多

者其識遠

多一作劬

屈原之詞誠博遠矣自

丘一有孔

終沒以

來名儒博達之士著造詞賦莫不擬則其儀表祖式其

模範取其要妙竊其華藻所謂金相玉質百世無匹一

作名垂罔極永不刊滅者矣

班孟堅序云昔在孝武博覽古文淮南王安叙離騷

傳以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蟬蛻濁穢之中浮游塵埃之外嶢然泥而不滓推此志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斯論似過其真又說五子以失家巷謂五子胥也及至羿澆少康貳姚有娥佚女

皆各以所識有所增損然猶未得其正也故博采經書傳記本文以為之解且君子道窮命矣故潛龍不見是而無悶闕睢哀周道而不傷蘧瑗持可懷之智甯武保如愚之性咸以全命避害不受世患故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斯為貴矣今若屈原露才揚已競乎危國羣小之間以離讒賊然責數懷王怨惡椒蘭愁神苦思強非其人忿懣不容沈江而死亦貶絜狂狷景行之士多稱崑崙冥婚宓妃虛無之語皆非法度之政經義所載謂之兼詩風雅而與日月爭光過矣然其文弘博麗雅為辭賦宗後世莫不斟酌其英華則象其從容自宋王唐勒景差之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劉向揚雄騁極文辭好而悲之自謂不能及也雖非明智之器可謂妙才者也政與正同廟之推云自古文人常陷輕薄屈原露才揚已顯暴君過劉子玄云懷襄不道其惡存於楚賦讀者不以為過蓋不隱惡故也愚嘗折衷其說而論之曰或問古人有言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為之屈原雖

死何益於懷襄曰忠臣之用心自盡其愛君之誠耳死
生毀譽所不顧也故比干以諫見戮屈原以放自沈比
干紂諸父也屈原楚同姓也為人臣者三諫不從則去
之同姓無可去之義有死而已離騷曰貼余身而危死
兮覽余初其猶未悔則原之自處審矣或曰原用智於
無道之邦虧明哲保身之義可乎曰愚如武子全身遠
害可也有官守言責斯用智矣山甫明哲固保身之道
然不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乎士見危致命況同姓兼
恩與義而可以不死乎且比干之死微子之去皆是也
屈原其不可去乎有比干以任責微子去之可也楚無
人焉原去則國從而亡故雖身被放逐猶徘徊而不忍
去生不得力爭而強諫死猶冀其感發而改行使百世
之下聞其風者雖流放廢斥猶知愛其君眷眷而不忘
臣子之義盡矣非死為難處死為難屈原雖死猶不死
也後之讀其文知其人如賈生者亦解矣然為賦以弔
之不過哀其不遇而已余觀自古忠臣義士慨然發憤

不顧其死特立獨行自信而不回者其英烈之氣豈與身俱亡哉仍羽人於丹丘留不死之舊鄉起無為以至清與太初而為隣此遠游之所以作而難為淺見寡聞者道也仲尼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又曰樂天知命有憂之大者屈原之憂憂國也其樂樂天也離騷二十五篇多憂世之語獨遠游曰道可受兮不可傳其小無內兮其大無垠無涸涸而鬼兮彼將自然壹氣孔神兮於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為之先此老莊孟子所以大過人者而原獨知之司馬相如作大人賦宏放高妙讀者有凌雲之意然其語多出於此至其妙處相如莫能識也太史公作傳以為其文約其辭微其志絜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通而見義遠其志絜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疎濯淖污泥之中以浮游塵埃之外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斯可謂深知已者楊子雲作反離騷以為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沈身哉屈子之事蓋聖賢之變

者使遇孔子當與三仁同稱雄未足以與此班孟堅顏之推所云無異妾婦兒童之見余故具論之

離騷贊序

班孟堅

離騷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初事懷王甚見信任同列上官大夫妬害其寵讒之王王怒而疎屈原屈原以忠信見疑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猶遭也騷憂也明已遭憂作辭也是時周室已滅七國竝爭屈原痛君不明信用羣小國將危亡忠誠之情懷不能已故作離騷上陳堯舜禹湯文王之法下言羿澆桀紂之失以風懷王終不

覺寤信反間之說西朝於秦秦人拘之客死不還至于
襄王復用讒言逐屈原在野又作九章賦以風諫卒不
見納不忍濁世自投汨羅原死之後秦果滅楚其辭為
衆賢所悼悲故傳於後

辨騷

劉勰

自風雅寢聲莫或抽緒奇文蔚起其離騷哉故以軒翥
詩人之後奮飛辭家之前豈去聖之未遠而楚人之多
才乎昔漢武愛騷而淮南作傳以為國風好色而不淫

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蟬蛻穢濁之中

浮游塵埃之外瞬

一作變

然涅而不緇雖與日月爭光可

也班固以為露才揚已忿懟沈江羿澆二姚與左氏不

合

離騷用羿澆等事正與左氏合孟堅所云謂劉安說耳

崑崙懸圃非經義所載

然而文辭麗雅為詞賦之宗雖非明哲可謂妙才王逸

以為詩人之提耳屈原婉順離騷之文依經立義駟虬

乘鸞則時乘六龍崑崙流沙則禹貢敷土名儒詞賦莫

不擬其儀表所謂金相玉振百世無匹者也及漢宣嗟

歎以為皆合經術揚雄諷味亦言體同詩雅四家舉以
方經而孟堅謂不合傳體褒貶任聲抑揚過實可謂鑒
而弗精既而未覈者也將覈其論必徵言焉故其陳堯
舜之耿介稱禹湯之祗敬典誥之體也譏桀紂之猖狂
傷羿澆之顛隕規諷之旨也虬龍以喻君子雲霓以譬
讒邪比興之義也每一顧而掩涕歎君門之九重忠怨
之辭也觀茲四事同於風雅者也至於託雲龍說迂怪
豐隆求宓妃鳩鳥媒娥女詭異之辭也康回傾地夷羿

弊日木夫九首土伯三目譎怪之談也依彭咸之遺則從子胥以自適狷狹之志也士女雜坐亂而不分指以為樂娛酒不廢沈湎日夜舉以為歡荒淫之意也

此皆宋玉

之詞非屈原意自漢以來靡麗之賦勸百而譏一其流至於齊梁而極矣皆自宋玉唱之摘此四事

異乎經典者也故論其典詰則如彼語其夸誕則如此

固知楚辭者體慢於三代而風雅於戰國乃雅頌之博

徒而詞賦之英傑也

此語施於宋玉可也

觀其骨鯁所樹肌膚所

附雖取鎔經意亦自鑄偉辭故騷經九章朗麗以哀志

九歌九辯綺靡以傷情遠遊天問瓌詭而惠巧招覓大
招耀豔而深華卜居標放言之致漁父寄獨任之才故
能氣往轢古辭來切今驚采絕皀難與竝能矣自九懷
已下遽躡其跡而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故其叙情怨則
鬱伊而易感述離居則愴怏而難懷論山水則循聲而
得貌言節候則披文而見時枚賈追風以入麗馬揚沿
波而得奇其衣被詞人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苑其鴻裁
中巧者獵其豔辭吟諷者銜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

若能憑軾以倚雅頌懸轡以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貞
玩華而不墜其實則顧盼可以驅辭力效唾可以窮文
致亦不復乞靈於長卿假寵於子淵矣

一云獨任
當作獨往

讚曰不有屈原豈見離騷驚才風逸壯志煙高山川無
極情理實勞金相玉式豔溢錨毫

煙一作雲

楚詞補注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楚詞補注卷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_臣曹錫寶

檢討_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編修_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_臣曹錫齡

謄錄監生_臣徐焯

欽定四庫全書

楚詞補注卷二

宋 洪興祖 撰

九歌章句第二

離騷

東皇太一

一本自東皇太一至國陽止皆有祠宇

雲中君

湘君

湘夫人

大司命

少司命

東君

河伯

山鬼

國殤

禮魂

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國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

俗信鬼而好祠

祠一作祀漢書曰楚地巫鬼重淫祀隋志曰荊州尤重祠祀屈原制九歌蓋由

也此其祠必作歌樂鼓舞以樂諸神

一無歌字

屈原放逐竄伏

其域懷憂苦毒愁思沸鬱出見俗人祭祀之禮歌舞之

樂其詞鄙陋因為作九歌之曲

王逸注九辯云九者陽之數道之綱紀也五臣

云九者陽數之極自謂否極取為歌名矣按九歌十一首九章九首皆以九為名者取蕭韶九成啓九辯九歌之義騷經曰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上陳事神之

敬下見已之寃結託之以風諫故其文意不同章句雜

錯而廣異義焉

一云故其文詞意周章離錯

吉日兮辰良

日謂甲乙辰謂寅卯補曰沈括存中云吉日兮辰良蓋相錯成文則語勢矯健如杜

子美詩云紅豆豉餘鷄鵲粒碧梧棲老鳳凰枝韓退之云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皆用此體也穆將愉

兮上皇

穆敬也愉樂也上皇謂東皇太一也言已將修祭祀必擇吉良之日齋戒恭敬以宴樂天神也補

曰愉撫長劒兮玉珥

撫持也玉珥謂劒鐔也劒者所以威不軌衛有德故撫持之也補曰

撫循也以手循其珥也博雅曰劒珥謂之鐔鐔劒鼻一曰劒口一曰劒環珥耳飾也鐔所以飾劒故取以名焉

珥音餌鐔音鐔將鳴兮琳琅有珞琳琅珞皆美玉名也爾雅曰

珞音二音珞音珞將鳴兮琳琅有珞琳琅珞皆美玉名也爾雅曰

曰佩玉珞音珞言已佩神有道乃使靈巫常持好劒以辟邪要垂衆佩周旋而舞動鳴五玉珞音珞而和且有節度也或曰糾糾鳴兮琳琅糾錯也琳琅聲也謂帶劒佩衆多糾錯而鳴其聲琳琅也珞釋文作鎗補曰珞渠幽切

鏘七羊切禮記曰古之君子必佩玉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琳音林琅音郎俗作瑯爾雅曰西北

之美者有崑崙虛之璆琳琅玕焉璆琳美玉名琅玕狀似珠也本草云琅玕是石之美者明瑩若珠之色此言

帶劒佩玉以禮事神也
瑶席兮玉璫
瑶石之次玉者詩云報之以璫瑶瑱一作鎮補曰瑶音遙

一曰美玉也。璊，壓也。音鎮。下文云白玉，今為鎮是也。盍。周禮玉鎮大寶器，故書作璊。鄭司農云：璊讀為鎮。

將把兮瓊芳盍以瑶玉為席美玉為瑱靈巫何持乎乃

復把玉枝以為香也五臣云靈巫何不持
蕙肴蒸兮蘭

藉蕙肴以蕙草蒸肉也藉所以藉飯食也易曰藉用白茅也蒸一作蒸一作烝補曰肴骨體也蒸進也蒸烝

並同國語曰親戚宴饗則有殽烝注奠桂酒兮椒漿桂酒

切桂置酒中也椒漿以椒置漿中也言已供待觸敬乃以蕙草蒸肴芳蘭為藉進桂酒椒漿以備五味也五臣

云蕙蘭椒桂皆取芬芳補曰說文奠置祭也漢樂歌曰奠桂酒勺椒漿周禮四飲之物三曰漿揚枹兮

拊鼓

揚舉也拊擊也枹一作桴補曰枹房尤切擊鼓槌也

疏緩節兮安歌

疏希也言肴膳

酒醴既具不敢寧處親舉枹擊鼓使靈巫緩節而舞徐歌相和以樂神也五臣云使曲節希緩而安音清歌補

曰疏與疎同

陳竽瑟兮浩倡

陳列也浩大也言已又陳列竽瑟大倡作樂以自竭盡也補曰

禮記鍾磬竽瑟以和之竽笙類三十六簧瑟琴類二十五絃

靈偃蹇兮姣服

靈謂巫也偃蹇

舞貌姣好也服飾也姣一作妖服一作服補曰古者巫以降神靈偃蹇兮姣服言神降而託於巫也下文亦曰

靈連蜷兮既留偃蹇委曲貌一曰衆盛貌方言曰好或謂之姣注云言姣潔也姣與妖並音狡服與服同

芳菲菲兮滿堂

菲菲芳貌也言乃使姣好之巫被服盛飾舉足奮袂偃蹇而舞芬芳菲菲盈滿

堂室也

五音紛兮繁會

五音宮商角徵羽也紛盛貌也繁會錯雜也

君欣

欣兮樂康

欣欣喜貌康安也言已動作衆樂合會五音紛然盛美神以歡欣猷飽喜樂則身蒙慶祐

家受多福也屈原以為神無形聲難事易失然人竭心盡禮則歆其祀而惠以祉自傷履行忠誠以事於君不見信用而身放棄遂以危殆也五臣云君謂東皇也欣見悅貌補曰此章以東皇喻君言人臣陳德義禮樂以事上則其君樂康無憂患也

東皇太一

五臣云每篇之目皆楚之神名所以列於篇後者亦猶毛詩題章之

起太一星名天之尊神祠在楚東以配東帝故云東皇補曰漢書郊祀志云天神貴

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東南郊天文志曰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淮南子曰太微者太一之庭紫宮者太一之居說者曰太一天之尊神曜魄寶也天文大衆賦注云天皇大帝一星在紫微宮內勾陳口中其神曰曜魄寶主御羣靈秉萬機神圖也其星隱而不見其占以見則為災也又曰太一一星次天一南天帝之臣也主使十六龍知風雨水旱兵革飢饉疾疫占不明反移為災

浴蘭湯兮沐芳

蘭香草也補曰本草白芷一名芳香樂府有沐浴子劉次莊云楚詞曰新沐者

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又曰與汝沐兮咸池晞汝髮兮陽之阿皆潔濯之謂也李白亦有此作其詞曰沐芳莫

彈冠浴蘭莫振衣處世忌太華采衣兮若英

華采五色采也若杜

若也言已將修饗祭以事雲神乃使靈巫先浴蘭湯沐香芷衣五采華衣飾以杜若之英以自潔清也補曰華戶花切荀卿雲賦云五采備而成文衣華采之衣以其類也本草杜若一名杜蘅葉似薑而有文理味辛香今復別有杜蘅不相似按杜蘅爾雅所謂杜土鹵者也杜若廣雅所謂楚蘅者也其類自別古人多雜引用爾雅曰榮而不實靈連蠅兮既留

靈巫也楚人名巫為靈子連蠅巫迎神導引貌也既

者謂之英

靈連蠅兮既留

靈巫也楚人名巫為靈子連蠅巫迎神導引貌也既

已也留止也一本靈下有子字補曰蠅爛昭昭兮未央

音奉南都賦云蛾眉連卷連卷長曲貌爛昭昭兮未央

爛光貌也昭昭明也央已也言巫執事肅敬奉迎導引顏貌矜莊形體連蠅神則歡喜必留而止見其光容爛

然昭明無

蹇將憺兮壽宮

蹇詞也憺安也壽宮供神之處也祠祀皆欲得壽故名為

壽宮也言雲神既至於壽宮歆饗酒食愔然安樂無有去意也補曰愔徒濫切漢武帝置壽宮神君臣瓚曰壽

宮奉神與日月兮齊光齊同也光明也言雲神豐隆爵位尊高乃與日月同光明也夫

雲興而日月昏雲藏而日月明故言齊光也齊一作爭龍駕兮帝服龍駕言雲神駕龍也故易曰

雲從龍帝謂五方之帝也言天尊雲神使之乘龍兼衣青黃五采之色與五帝同服也五臣云言神駕雲龍之

車聊翱遊兮周章聊且也周章猶周流也言雲神居無常處動則翱翔周流往來且遊戲也

五臣云翱遊周章佳來迅疾貌靈皇皇兮既降靈謂雲神也皇皇美貌降下也言雲神來下其

貌皇皇而美焱遠舉兮雲中焱去疾貌也雲中雲神所居也言雲神往來急疾飲

食既飽焱然遠舉復還其處也補曰焱卑遲切羣犬走貌大人賦曰焱風涌而雲浮李善引此作焱其字从火

也覽冀州兮有餘覽望也兩河之間曰冀州餘猶他也言雲神所在高邈乃望於冀州尚復

見他方也五臣云言神所居高絕下覽冀州橫望四海皆有餘而無極冀州堯所都思有道之君故覽之補曰

淮南子曰正中冀州曰中土注云冀大也四方之主又曰殺黑龍以濟冀州注云冀九州中謂今四海之內

橫四海兮焉窮窮極也言雲神出入奄忽須臾之間橫行四海安有窮極也補曰禮記云以橫

於天下注云橫充也思夫君兮太息君謂雲神五臣曰夫君謂雲神以喻君也言夫君所居高

遠下制有國我之思君終不可見故歎息而憂極勞心也補曰記曰夫夫也為習於禮者上夫音扶

兮懔懔懔懔憂心貌屈原見雲一動千里周徧四海想得故太息而歎心中煩勞而懔懔也或曰君謂懷王也

屈原陳序雲神文義略訖愁思復至哀念懷王暗昧不

明則太息增歎心每憺憺而不能已也憺一作忡補曰
憺敕中切說文忡憂也引詩憂心忡忡楚詞作憺此章
以雲神喻君言君德與日月同明故能周覽
天下橫被六合而懷王不能如此故心憂也

雲中君

雲神豐隆也一曰屏翳已見
騷經漢書郊祀志有雲中君

君不行兮夷猶

君謂湘君也夷猶猶豫也言湘君所在
左沅湘右大江芭洞庭之波方數百里

羣鳥所集魚鱉所聚土地肥饒又有險阻故其神常
安不肯遊蕩既設祭祀使巫請呼之尚復猶豫也 蹇

誰留兮中洲

蹇詞也留待也中洲洲中也水中可居者
者曰洲言湘君蹇然難行誰留待於水中

之洲乎以為堯用二女妻舜有苗不服舜往征之二女
從而不反道死於沅湘之中因為湘夫人也所留蓋謂
此堯之二女也五臣云誰將留待於中洲乎欲神之速
至也補曰逸以湘君為湘水神而謂留湘君於中洲者

二女也韓退之則以湘君為美要眇兮宜修要眇好貌

娥皇湘夫人為女英留止也修要眇好貌

二女之貌要眇而好又宜修飾也眇一作妙一本宜上有又字補曰要於笑切眇與妙同前漢傳曰幼眇之聲

亦音要妙此言娥皇沛吾乘兮桂舟沛行貌舟船也吾

容德之美以喻賢臣沛吾乘兮桂舟

雖在湖澤之中猶乘桂木之船沛然而行常香淨也五

臣云我復乘桂舟以迎神舟用桂者取香潔之異乘一

作藥補曰孟子曰如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令沅湘兮

之沛普賴切桂舟迎神之舟屈原因以自喻令沅湘兮

無波元湘水名使江水兮安流言已乘船常恐危殆願湘君

徐流則得安也補曰元湘已見騷經水經及荊州記云

江出岷山其源若甕口可以濫觴潛行地底數里至楚

都遂廣十里名為南江初在犍為與青衣水汶水合東

北至巴郡與涪水漢水白水合至長沙與澧水沅水湘

水合

飲定四庫全書

水合至江夏與沔水合至潯陽分為九道東會於彭澤
經蕪湖名為中江東北至南徐州名為北江而入海也

望夫君兮未來

君謂湘君未一作歸

吹參差兮誰思

參差洞簫也言已供修祭

祀瞻望於君而未肯來則吹簫作樂誠欲樂君當復誰
思念也五臣云謂神肯來斯而我作樂吹聲參差當復

思誰言思神之甚一作簫簋補曰風俗通云舜作簫其
形參差象鳳翼翼參差不齊之貌初簫又宜二切此言因

吹簫而思舜也洞簫賦云吹參差而入道德洞簫簫之無底者簫簋竹貌

駕飛龍兮北征

也屈原思神略畢意念楚國願駕飛龍北行亟還歸故居也

遭吾道兮洞庭

遭轉也洞庭太

湖也言已欲乘龍而歸不敢隨從大道願轉江湖之側
委曲之徑欲急至也五臣云轉道於洞庭湖上而直歸

補曰遭池戰切文選音陟連切原欲歸而轉道於洞庭
者以湘君在焉故也山海經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

之是常游于江淵澧沅之風交瀟湘之淵出入多颶風
暴雨注云言二女遊戲江之淵府則能鼓動三江令風
波之氣共相交通又曰湘水出帝舜葬東入洞庭下注
云洞庭地穴在長沙巴陵也水經云四水同注洞庭北
會大江名之五渚戰國策秦與荆戰大破之取洞庭五
渚是也湖水廣員五百餘里日月若出沒於其中湖中
有君山潛陸旁通吳之苞山郭景純江賦云苞山洞庭巴陵
地道潛陸旁通幽岫窈窕者也按吳中太湖一名洞庭
而巴陵之洞庭亦謂之太湖薛荔柏今蕙綢薛荔香草
逸云太湖蓋指巴陵洞庭耳薛荔柏今蕙綢薛荔香草
綢縛束也詩曰綢繆束楚是也柏一作拍柏搏辟也
搏一作搏補曰柏拍並音博綢縛叨二音孫橈今蘭旌
蓀香草也橈船小楫也屈原言已居家則以薛荔搏飾
四壁蕙草縛屋乘船則以蓀為楫擢蘭為旌旗動以香
潔自修飾也蓀一作荃旌一作旂補曰蓀荃見騷經橈
而遙切方言云楫謂之橈或謂之棹周禮云析羽為旌

爾雅云注旌首曰旌旂與旌同諸本或云乘莖橈乘一作承或云采莖橈兮蘭旗皆後人增改或傳寫之誤耳

望涔陽兮極浦

涔陽江名近附郢極遠也浦水涯也補曰涔音岑磳音祈曲岸也今澧州有

涔陽浦水經云涔水出漢中南縣東南旱山北至沔陽縣南入于沔涔水即黃水也集韻涔郎丁切水名其字

从今引楚辭望涔陽兮極浦未詳說文云浦濱也風土記大水有小口別通曰浦

橫大江兮揚

靈

靈精誠也屈原思念楚國願乘輕舟上望江之遠浦下附郢之倚以漂憂念橫度大江揚已精誠冀能感

悟懷王使還已也五臣云言我遠遊此浦將橫絕大江揚其精誠於君側補曰橫大江兮揚靈以湘君在焉故

也揚靈兮未極

極已

女嬋媛兮為余太息

女謂女嬋屈原姊也嬋媛

猶牽引也言已遠揚精誠雖欲自竭盡終無從達故女嬋牽引而責數之為已太息悲毒欲使屈原改性易行

隨風俗也五臣云言我揚精誠未已女顏牽引時事以

為不變節從容終不可為而我歎息也補曰嬋媛已

見騷橫流涕兮潺湲變節而意不能改內自悲傷涕泣

橫流也補曰潺湲仕連隱思君兮徘徊也君謂懷王也徘徊

隱伏山野猶從側陋之中思念君也補曰隱也桂櫂兮蘭

也櫂也孟子曰惻隱之心徘徊一作拽五臣云桂蘭取其香斲

冰兮積雪斲斲也言已乘船遭天盛寒舉其櫂斲斲

五臣云言志不通猶乘舟值天盛寒采薜荔兮水中

斲斲冰凍徒為勤苦而不得前也薜荔

之草緣木而生擧芙蓉兮木末擧手取也芙蓉荷華也生水中

屈原言已執忠信之行以事於

君其志不合猶入池涉水而求薜荔登山心不同兮媒

勞言婚姻所好心意不同則媒人疲勞而無功也思不

甚兮輕絕已與人交接初淺恩不甚篤則輕相與離絕言

君之道亦石瀨兮淺淺蓋切說文曰水流沙土也文選

注云石瀨水激石間飛龍兮翩翩屈原憂愁頻視川水

下將有所至仰見飛龍翩翩而上將有所登自傷棄在

草野終無所登至也五臣云下視水石淺淺而流仰觀

飛龍翩翩而舉物皆遂性我獨交不忠兮怨長交厚也

言朋友相與不厚則長相怨恨言已執期不信兮告余

履忠信雖獲罪過不敢怨恨於衆人也

以不聞

間暇也言君嘗與已期欲共為治後以纔言之故更告我以不聞暇遂以疏遠已也余一作我

五臣云言君與臣下為友而臣為不忠則怨而責之已為不信則以為間爾疾其君初欲與已為治後遂相背

焉補曰此言朋友之交忠則見信不忠則生怨臣忠於君則君宜見信而反告我以不聞所謂羌中道而回畔

今反既有此它志也此原陳

鼂聘騫兮江臯

鼂以喻盛明也澤曲

曰臯言已願及鼂明已年盛時任重馳驅以行道德也鼂一作朝補曰鼂陟遠切早也騫音逞騫音務說文曰

騫直馳也

夕弭節兮北渚

弭安也渚水涯也夕以喻衰言日夕將暮已已衰老弭情

驚亂馳也
安意終志草瑩也五臣云喻已盛少之時願驅馳於君前及衰謝之日反安意於草野自歎之詞補曰騫騫弭

節不出江臯北渚之間自傷不得居朝廷也渚
止也爾雅小洲曰渚韓詩章句水一溢而為渚
鳥次兮

屋上

次舍也再宿曰信過信曰次

水周兮堂下

周旋也言已所居在湖澤之中衆鳥舍止

我之屋上流水周旋已之堂下自傷與鳥獸魚鱉同為伍也補曰下音戶

捐余玦兮江中

玦玉

佩也先王所以命臣之瑞故與環即還與玦即去也補曰捐音沿玦古穴切如環而有缺左傳曰佩以金玦棄

其衷也荀子曰絕人以玦皆取弃絕之義莊子曰緩佩玦者事至而斷史記曰舉佩玦以示之皆取決斷之義

遺余佩兮醴浦

遺離也佩瓊琚之屬也言已雖見放逐常思念君設欲遠去猶捐玦佩置於水

涯冀君求已示有還意佩一作珮醴一作澧五臣云捐遺皆置也玦珮朝服之飾置於江澧二水之涯者冀君

命已猶可以用也補曰捐玦遺佩以詒湘君與騷經解佩纓以結言同意喻求賢也遺平聲方言注云澧水今

在長沙水經云澧水出武陵充縣注於洞庭按禹貢曰又東至於澧史記作醴孔安國馬融王肅皆以醴為水

名鄭玄曰醴陵名也長沙有醴陵縣澧醴
古書通用今澧州有佩浦因楚詞為名也采芳洲兮杜

若

芳洲香草叢生水

中將以遺兮下女

遺與也女陰也

儔匹言已願往芬芳絕異之洲采取杜若以與貞正之
人思與同志終不變更也五臣云欲將已之美投於賢
臣者思與同志復為治道補曰遺去聲既相下女之可
玦又遺下女以杜若好賢不已也騷經曰相下女之可
詔
昔不可兮再得
再言日不再
中肯一作時
年不聊逍遙兮容與
逍遙

遊戲也詩曰狐裘逍遙言天時不再至人年不再盛已
年既老矣不遇於時聊且逍遙而遊客與而戲以待天
命之至也五臣云自言憂愁欲以決死死不再生
何由復遇逍遙容與待君之命冀得盡其誠心焉

湘君

劉向列女傳舜陟方死於蒼梧二妃死
於江湘之間俗謂之湘君禮記舜葬於

蒼梧之野蓋二妃未之從也注云離騷所
歌湘夫人舜妃也韓退之黃陵廟碑云湘
旁有廟曰黃陵自前古立以祠堯之二女
舜二妃者秦博士對始皇帝云湘君者堯
之二女舜妃者也劉向鄭玄亦皆以二妃
為湘君而離騷九歌既有湘君又有湘夫
人王逸以為湘君者自其水神而謂湘夫
人乃二妃也從舜南征三苗不反道死沅湘
之間山海經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
郭璞疑二女者帝舜之后不當降小水為
其夫人因以二女為天帝之女以余考之
璞與王逸俱失也堯之長女娥皇為舜正
妃故曰君其二女女英自宜降曰夫人也
故九歌詞謂娥皇為君謂女英帝子各以
其盛者推言之也禮有小君
君母明其正自得稱君也

帝子降兮北渚

帝子謂堯女也降下也言堯二女娥皇女英隨舜不反沒於湘水之渚因為湘

夫人補曰此言帝子之神降於北渚來享其祀也帝子以喻賢臣

目眇眇兮愁予

眇眇好貌

予屈原自謂也言堯二女儀德美好眇然絕異又配帝舜而乃沒命水中屈原自傷不遭值堯舜而遇閹君亦將沈身湘流故曰愁我也予一作余五臣云其神儀德美好愁我失志焉補曰眇眇微貌言神之降望而不見使我愁也以况思賢而不得見也予音與

嫋嫋兮秋風

嫋嫋秋風搖木貌補曰嫋長弱貌奴鳥切

洞庭波兮木葉下

言秋風疾則草木搖湘水波而樹葉落矣以言君政急則衆民愁而賢者

傷矣或曰屈原見秋風起而木葉墮悲歲徂盡年衰老也五臣云喻小人用事則君子棄逐補曰淮南云見一葉落而知歲之將暮又曰

白蘋兮騁望

蘋草秋生今南方湖澤皆有之

騁平也蘋或作蘋一本此句上有登字皆非也補曰蘋
音煩淮南子云路無莎蘋注云蘋狀如歲歲音針見爾
雅又說文云青蘋似莎者司馬相如賦注云似莎而大生江湖鴈所食與佳期兮夕張謂
相夫人也不敢指斥尊者故言佳也張施也言已願以
始秋蘋草初生平望之時修設祭具夕早灑掃張施帷
帳與夫人期歌饗之也一本佳下有人字一云與佳人
兮期夕張五臣云佳期謂湘夫人言已願以此夕設祭
祀張帷帳冀夫人之神來此歌饗以喻張設忠信以待
君命補曰說文云佳善也廣雅云佳好也張音帳陳設
也周禮曰凡邦之張事漢書曰供張東鳥萃兮蘋中萃
都門外言夕張者猶黃昏以為期之意
一本萃上有何字五臣習何為兮木上當集木巔而言
云蘋水草補曰萃音遂習何為兮木上當集木巔而言
草中習當在水中而言木上以喻沅有蔭兮醴有蘭言
所願不得失其所也補曰習音增沅有蔭兮醴有蘭沅

水之中有盛茂之萑澧水之內有芬芳之蘭異於衆草
以興相夫人美好亦異於衆人也萑一作芷醴一作澧
五臣云蘭芷喻已之善補曰水經云澧水又東南注於
沅水曰澧口蓋其枝漬耳引沅有芷兮澧有蘭或曰澧
州有蘭江思公子兮未敢言公子謂相夫人也重以卑
因此為名
想若舜之遇二女二女雖死猶思其神所以不敢違言
者士當須介女當須媒也五臣云公子謂夫人喻君也
未敢言者欲待賢主補曰諸侯之子稱公子謂子椒子
蘭也思椒蘭宜有蘭萑之芬芳未敢言者恐逢彼之怒
耳此原陳已之志於湘夫人荒忽兮遠望觀流水兮潺
也山鬼云思公子兮徒離憂荒忽兮遠望觀流水兮潺
援言鬼神荒忽往來無形近而視之彷彿若存遠而望
之但見水流而潺湲也荒一作慌忽一作惚補曰慌
釋文文選並音荒此言遠望楚國若有若麋何食兮庭
無但見流水之潺湲耳荒忽不分明之貌

中

麋獸名似鹿也食一作爲補曰麋音眉月蛟何爲兮

水裔

蛟龍類也麋當在山林而在庭中蛟當在深淵而在水涯以言小人宜在山野而陞朝庭賢者當居

尊官而爲僕隸也裔一作裒補曰裔邊也末朝馳余馬也蛟在水裔猶所謂神龍失水而陸居也

兮江皋

一云朝馳

夕濟兮西滌

濟渡也滌水涯也自傷驅馳不出湘潭之間補

曰滌音逝說文曰滌坪增水邊土人所居者

聞佳人兮召予

予屈原將騰駕

兮偕逝

偕俱也逝往也屈原幽居草澤思神念鬼冀湘夫人有命召呼則願命駕騰馳而往不待侶偶

也五臣云冀聞夫人召我將騰馳車馬與使者俱往喻有君命亦將然矣補曰佳人以喻賢人與已同志者

築室兮水中葺之兮荷蓋

屈原因於世願築室水中託附神明而居處也一本云以

荷蓋五臣云願築室結茨於水底用荷葉蓋之
務清潔也補曰築版築也葺七八切說文茨也
孫壁兮

紫壇

以蓀草飾室壁累紫貝為室壇蓀一作荃補曰荀
子曰東海則有紫結魚鹽焉紫紫貝也相貝經曰

赤電黑雲謂之紫貝郭璞曰今之紫貝以紫為質黑為
文點陸璣曰紫貝其白質如玉紫點為文本草云貝類
極多而紫貝尤為世所貴重淮南子曰腐鼠在壇注云
楚人謂中庭為壇七諫曰雞鶩滿堂壇兮注云高殿敞
陽為堂平場廣
坦為壇音善
荆芳椒兮成堂
布香椒於堂上一云播
芳椒兮盈堂補曰荆古

播字本作翬漢官儀曰椒
房以椒塗壁取其溫也

桂棟兮

以桂木為屋棟補曰
爾雅棟謂之桴注屋

也
檼
檼一曰星檼檼前木爾雅曰桷謂之檼
也

辛夷楣

兮

辛夷香草以作戶楣補曰本草云辛夷樹大連合抱
高數仞此花初發如筆北人呼為木筆其花最早南

人呼為迎春逸云香草非也楫音眉說文云秦名屋榜聯也爾雅楫謂之梁注云門戶上橫梁葯房白

芷也房室也五臣云以馨香為房之飾補曰本草白芷楚人謂之葯博雅曰芷其葉謂之葯渥約二音罔

薜荔兮為帷罔結也言結薜荔為帷帳擗蕙櫝兮既張

擗拊也以拊蕙覆櫝屋擗一從木一作摩拊一作折擗一作擗五臣云罔結以為帷帳擗折以為屋聯盡張設

於中也補曰擗音覓切一音覓擗音綿又彌堅切白玉兮為鎮以白玉鎮坐席也鎮一作瑱一

本為上疏石蘭兮為芳石蘭香草疏布陳也一本兮下有以字一云疏石蘭以為芳五

臣云疏布芷葺兮荷屋葺葺屋也一本葺下有之字五其芳氣臣云以芷草及荷葉葺以葺屋

也繚之兮杜衡繚縛束也杜衡香草一本兮下有以字衡一作蘅補曰繚音了纏也謂以荷為

屋以芷覆之又以杜衡繚之也五合百草兮實庭合百草之

臣云束縛杜衡置于水中非是華以實庭中五臣云建芳馨兮廡門馨香之遠聞者積

百草香草實滿也原生遭濁世憂愁困極意欲隨從鬼神築室水中與湘夫人比鄰而處然猶積聚衆芳以為殿堂修飾彌盛行

善彌高也補曰廡音武說文曰九疑續兮並迎九疑山名舜所

堂下周屋也廡門謂廡與門也葬也嶷一作疑補曰迎去聲靈之來兮如雲言舜使九嶷之神神續

送衆多如雲也如一作若補捐余袂兮江中袂衣袖也

曰詩云有女如雲言衆多也蔽遺余襟兮醴浦襟襜褕也屈原託與湘夫人共鄰而

切遺余襟兮醴浦處舜復迎之而去窮困無所依故欲

捐棄衣物裸身而行將適九夷也醴一作澧五臣云襟禮襟袖襦也袂襟皆事神所用今夫人既去君復背已

無所用也故棄遺之補曰遺平聲襟音牒方言曰禪衣江淮南楚之間謂之襟捐袂遺襟與捐袂遺佩同意玦珮貴之也袂襟

寡汀洲兮杜若將呂遺兮遠者

汀平也遠者謂高賢隱士也言

已雖欲之九夷絕域之外猶求高賢之士平洲香草以遺之與共修道德也者一作渚五臣云寡取也杜若以喻誠信遠者神及君也補曰汀它丁切水際平地遺去聲既詒湘夫人以袂襟又遺遠者以杜若好賢不已也舊本者音渚集韻者時不可兮驟得

驟數

聊逍遙兮容與

言富貴有命天時難值不

可數得聊且遊戲以盡年壽也與一作冶補曰不可再得則已矣不可驟得猶冀其一遇焉

湘夫人

廣開兮天門

補曰漢樂歌云天門開詠蕩蕩淮南子注云天門上帝所居紫微宮門也紛吾

乘兮玄雲

吾謂大司命也言天尊重司命將出遊戲則為大開禁門使乘玄雲而行補曰漢樂歌云

靈之車結玄雲

令飄風兮先驅

迴風為飄

使凍雨兮灑塵

暴雨為凍雨言司命

爵位尊高出則

風伯雨師先驅為軾路也灑一作洒載一作戒補曰凍音東爾雅注云今江東呼夏月暴雨為

凍雨灑所買切淮南子曰令雨師灑

道風伯掃塵自此已上皆喻君也

君迴翔兮呂下運

也言司命行有節度雖乘風雨然徐迴運而來下也迴一作回以一作來補曰迴翔猶翔翔也下音戶

踰空

桑兮從女

空桑山名司命所經屈原修履忠貞之行而身放棄將惣神明陳已之寃結故欲踰空桑

之山而要司命也補曰山海經云東曰空桑之山注云此山出琴瑟材周禮空桑之琴瑟是也淮南曰舜之時

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注云空桑地名紛總總兮九在魯也女讀作汝親之之辭喻欲從君也

州總總衆貌補曰堯時九州見禹貢商九州見爾雅周九州見周禮鄒行云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中國外

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淮南曰天地之間九州東南神州曰農土正南次州曰沃土西南戎州曰滔土

正西弇州曰并土正中冀州曰中土西北台州曰肥土正北濟州曰成土東北薄州曰隱土正東揚州曰申土

弇音何壽天兮在予予謂司命言善天之下九州之民誠甚衆多其壽考夭折皆自施行

所致天誅加之不在於我也補曰此言九州之大生民之衆或壽或夭何以皆在於我以我為司命故也言人

君制生殺與奪高飛兮安翔言司命執持天政不以人之命也予音與言易其則度復徐飛高翔

而乘清氣兮御陰陽陰主殺陽主生言司命常乘天清明之氣御持萬民死生之命也清

一作精補曰易云時乘六龍以御天莊子曰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辨乘猶乘車御猶御馬也吾與君

兮齋速

吾屈原自謂也齋戒也速疾也

導帝之兮九坑

言已願修飾急疾齋戒侍從於君導迎天帝出入九州

之山冀得陳已情也導一作道坑一作阮文苑作岡補

曰之適也坑音岡山脊也周禮職方氏九州山鎮曰會稽衡山華山沂山岱山嶽山醫無閭霍山恒山也淮南

曰天地之間九州八極土有九山山有九塞何謂九山會稽泰山王屋首山太華岐山太行羊腸孟門也原言

司命代天操生殺之柄人君亦代天制一國之命故欲與司命導帝適九州之山以觀四方之風俗天下之治

亂靈衣兮被被補被長貌一作披玉佩兮陸離言已得

命被服神衣被被而長壹陰兮壹陽陰晦也陽明也衆莫知兮

余所為

屈原言已得配神俱行出陰入陽一晦一明衆人無緣知我所為作也補曰此言司命開闔變

化能制萬民之命

人君亦當如此也

折疏麻兮瑤華

疏麻神麻也瑤華玉華也補曰謝靈運詩

云折麻心莫展又云瑤華未敢折說者云瑤華麻花也其色白故比於瑤此花香服食可致長壽故以為美將

以贈遠江淹雜擬詩云離瑤華雖可贈將以遺兮離居

謂隱者也言已雖出陰入陽涉歷殊方猶思離居隱士將折神麻采玉華以遺與之明已行度如玉不以苦樂

易其志也補曰遺去聲離居猶遠者也老冉冉兮既極

自此以下屈原陳已之志於司命也極窮也極不寢近兮愈疏

一作終寢稍也疏遠也言履行忠信從小至老命將窮矣而君猶

疑之不稍親近而日以疏遠也寢一作踰乘龍兮轉轉

詩云有車轉轉也釋文作高駝兮冲天言已雖見疏遠

幹音轉補曰今詩作鄰執志彌堅想乘

神龍鱗鱗然而有節度抗志高行冲天而驅不以貧困有枉撓也駢一作馳補曰史記云一飛冲天冲持弓切

直上飛也集韻作翺與冲通此結桂枝兮延竚延竚也言司命高馳而去不復留也

詩曰竚立以泣釋文延作羌愈思兮愁人言已乘龍冲延補曰竚久立也直吕切

猶結木為誓長立而望想念楚國愁且思也補曰此言司命既去猶結桂枝以延望喻君捨已不顧益憂思也

愁人兮奈何願若今兮無虧虧歎也言已愁思安可奈何乎願身行善常若於今

無有固人命兮有當孰離合兮可為言人受命而生有歎也

天祿也已獨放逐離別不復會合不可為思也補曰君子之仕也去就有義用捨有命屈子於同姓事君之義

盡矣其不見用則有命焉或離或合神實司之非人所能為也一云孰離合兮不可為

大司命

周禮大宗伯以槱燎祠司中司命疏引星傳云三台上台司命為太尉又

文昌宮第四曰司命晉書天文志三台六星兩
六星四曰司命晉書天文志三台六星兩
兩而居西近文昌二星曰上台為司命主
壽然則有兩司命也祭法王立七祀諸侯
立五祀皆有司命疏云司命宮中小神而
漢書郊祀志荆巫有司命說者曰文昌第
四星也五臣云司命星名主知生死輔天
行化誅惡護善也大司命云乘清氣兮御
陰陽少司命云登九天兮撫
羣星其非宮中少神明矣

秋蘭兮麝蕪羅生兮堂下

言已供神之室空閒清淨衆香之草又環其堂下羅列而

生誠司命君所宜幸集也秋一作穠下同麝一作麝補
曰爾雅曰蘄薝薝蕪郭璞云香草葉小如萎狀山海經

云臭如蘼蕪本草云芎藭其葉名蘼蕪似蛇床而香騷人借以為譬其苗四五月間生葉作叢而莖細其葉倍香或蒔於園庭則芬香滿徑七八月開白花管子曰五沃之土生蘼蕪相如賦云穹窮昌蒲江離蘼蕪師古云蘼蕪即穹窮綠葉兮素枝芳菲菲兮襲予襲及也予我苗也下音戶

盛吐葉垂華芳菲菲上及我也枝一作華五夫人自臣云四句皆喻懷忠潔也補曰襲音習予上聲

有兮美子

夫人謂萬民也一云夫人兮自有美子補曰夫音扶考工記曰夫人而能為鏹也夫人猶

言凡人也蓀何呂兮愁苦

蓀謂司命也言天下萬民人人自有子孫司命何為主握其年命而

用思愁苦也以一作為五臣云蓀香草喻司命言凡人各自有美愛臣子司命何為愁苦而司主之蓋自傷也補曰此言愛其子者人之常情非司命所憂猶恐不得其所原於君有同姓之恩而懷王曾莫之恤也蓀亦喻

君騷經曰荃不察余之中情是也

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

言已事神崇敬重種

芳草莖葉五色芳香益暢也一本蘭下有生字補曰詩云綠竹青青青茂盛也音菁

滿堂兮

美人忽獨與余兮目成

言萬民衆多美人並會盈滿於堂而司命獨與我睨而相

視成爲親親也五臣云滿堂喻天下也謂天下亦有善人而司命獨與我相目結成親親者爲我修道德爾謂初與已入不言兮出不辭
言神往來奄忽入不語言出善時也
不諛辭其志難知辭一作詞

乘回風兮載雲旗

言司命之去乘風載雲其形貌不可得見五臣云司命初與已善後乃往

來飄忽出入不言不辭乘風載雲以離於我喻君之心與我相背也

悲莫悲兮生別離

屈

思神略畢憂愁復出乃長歎曰人居世間悲哀莫痛與妻子生別離傷已當之也補曰樂府有生別離出於此

樂莫樂兮新相知

言天下之樂莫大於男女始相知之時也屈原言已無新相知之樂而有

生別離之憂也五臣云喻已初近君而樂後去君而悲也

荷衣兮蕙帶儵而來兮忽

而逝

言司命被服香淨往來奄忽難當值也儵一作倏來一作倏五臣云言神倏忽往來終不可達以喻

君補曰莊子疏曰儵為有忽為無

夕宿兮帝郊

帝謂天帝

君誰須兮雲之際

言司命之去暮宿於天帝之郊誰待於雲之際乎幸與其有意而顧已五臣云須待也冀君猶待已而命之與

女遊兮九河衝風至兮水揚波

王逸無注古本無此二句文選遊作游女作汝

風至作颭起五臣云汝謂司命九河天河也

與女沐兮

咸池

咸池星名蓋天池也一作

晞女髮兮陽之阿

晞乾也詩

曰匪陽不晞阿曲隅日所行也言已願託司命俱沐咸池乾髮陽阿齊戒潔已冀蒙天祐也五臣云願與司命共為清潔喻已與君俱行政教以治於國補曰晞音希淮南曰日出湯谷浴於咸池拂於扶桑是謂晨明登于扶桑是謂朏明至於曲阿是謂旦明遠遊望美人兮未

來

司美人謂

臨風恍兮浩歌

恍失意貌言已思望司命而未肯來臨風而大歌冀神

聞之而來至也五臣云以喻望君之使未至臨風恍然而大歌也浩大也補曰恍愀恍也許往切

孔蓋

兮翠旌

言司命以孔雀之翅為車蓋翡翠之羽為旗旌言殊飾也旌一作旌一本此句上有揚字補曰

相如賦云宛雛孔雀孔蓋也顏師古曰鳥赤羽者曰翡翠羽者曰翠周禮曰蓋之圓也以象天漢樂歌曰庶

旌翠

登九天兮撫彗星

九天八方中央也言司命乃陞九天之上撫持彗星欲掃除邪

惡輔仁賢也五臣云飛登於天撫掃彗星言願將忠正
美行還於君前翦讒賊矣補曰左傳曰天之有慧以除
穢也爾雅彗星為機槍彗祥歲切**疎長劍兮擁幼艾**
偏指曰彗自此以下皆喻君也**疎長劍兮擁幼艾**
也幼少也艾長也言司命執持長劍以誅絕凶惡擁護
萬民長少使各得其命也釋文疎作慙補曰疎慙並息
拱切疎立也國語曰艾美好也戰國策云今為天下之工
則慕少艾說者曰艾美好也戰國策云今為天下之工
或非也乃與幼艾又齊王有七孺子注云孺子謂幼艾
美女也離騷以美女喻賢臣此言人君當遇惡揚善佑
賢輔德也或曰麗姬艾封人之子也故美**孫獨宜兮為**
女謂之艾猶姬貴姓因謂美妾為姬耳**孫獨宜兮為**
民正言司命執心公方無所阿私善者佑之惡者誅之
故宜為萬民之平正也孫一作荃五臣云孫香草
謂神也以喻君補
曰正音征叶韻

少司命

暎將出兮東方

謂曰始出東方其容暎暎而盛大也補曰暎他昆切

照吾檻兮扶

桑

吾謂日也檻楯也言東方有扶桑爰始而登照曜四方日出下浴於湯谷上拂其扶桑爰始而登照曜四方日

以扶桑為舍檻故曰照吾檻兮扶桑也補曰檻闌也戶黯切楯音盾撫余馬兮安驅余謂日也

補曰淮南曰日至悲泉爰止其女爰息其馬是謂懸車車日所乘也馬駕車者也御之者義和也女即義和馬

即六龍見騷經注夜皎皎兮既明言日既陞天運轉而西將過太陰徐撫其馬安驅而行雖

幽昧之夜猶皎皎而自明也皎一作皎補曰皎字从日與皎同此言日之將出義和御之安驅徐行使幽昧之

夜皎皎而復明也駕龍輶兮乘雷輶車轅也補曰震東補曰舊本明音亡方也為雷為龍日出

東方故曰駕龍乘雷也春秋命厯序曰皇伯登扶桑日之陽駕六龍以上下淮南曰雷以為車輪注云雷轉氣

也輶張留切方言曰載雲旗兮委蛇言日以龍為車輶乘雷而行以雲為

旌旗委蛇而長委一作蛇長太息兮將上心低徊兮顧懷言日將去

扶桑上而升天則徘徊太息顧念其居也低一作徘徊作儻補曰低徊疑不即進貌出不忘本行則思歸物之

情也以諷其君迷不羗聲色兮娛人娛樂也一作聲觀者儻知復也上上聲升也

兮忘歸儻安也言日色光明且耀四方人觀見之莫不娛樂儻然意安而忘歸也補曰東方既明萬類

皆作有聲者以聲聞有色者以色見耳目之娛各絃瑟自適焉以喻人君有明德則百姓皆注其耳目也

兮交鼓絃急張絃也交鼓對擊鼓也絃一作絃蕭鍾兮補曰絃古登切長笛賦曰絃瑟促柱

楚詞補注 二十三

瑤簫

王逸無注。簫一作蕭。補曰：儀禮有笙、磬、笙、鍾、周禮笙師共其鍾、笙之樂。注云：鍾、笙與鍾聲相應之笙。

然則簫、鍾與簫聲相應之鍾，歟？簫其呂切。爾雅：木謂之虞。縣鍾磬之木也。瑤簫以美玉為飾也。鳴鳧兮。

吹竽

竽，樂器名也。言已願供修香美張施琴瑟吹鳴。竽列備衆樂以樂大神。竽一作簫。補曰：簫與鳧

同並音池。爾雅注云：簫以竹為之，長尺四寸，圓三寸，一孔，上出一寸三分，名翹。橫吹之，小者尺二寸，廣雅云：八

孔，竽已見上。思靈保兮賢嫵。靈謂巫也。嫵，好貌。言已思得賢

曰：古人云：詔靈保召方相說者曰：靈保翺飛兮翠曾。曾，舉

也。言巫舞工巧身體翺然若飛，似翠鳥之舉也。補展詩

曰：翺，小飛也。許緣切。曾作滕切。博雅曰：翺，翽飛也。展詩

今會舞

展舒補曰：展詩猶陳應律兮合節。言乃復舒展

詩也會舞猶合舞也

頌之樂合會六律以應舞節補曰應
於證切漢樂歌曰展詩應律錫王鳴靈之來兮蔽日言

神悅喜於是來下從青雲衣兮白霓裳言日神來下青
其官屬蔽日而至也雲為上衣白霓

為下裳也日出東方入西方故用舉長矢兮射天狼天
其方色以為飾也補曰霓見騷經

星名以喻貪殘日為王者王者受命必誅貪殘故曰舉
長矢射天狼言君當誅惡也射一作射補曰射食亦切

晉書天文志云狼一星在操余弧兮反淪降言日誅惡
東井南為野將主侵掠以後復循

道而退下入太陰之中不伐其功也補曰操持也七刀
切弧音胡說文曰木弓也一曰往體寡來體多曰弧淪

沒也降下也戶江切叶韻晉志曰弧九星在狼東南天
弓也主備盜賊天文大象賦注云弧矢九星常屬矢而

向狼直狼多盜賊引滿則天下兵起河東賦云獲天狼
之威弧思玄賦云彎威弧之拔刺兮射嵯峨之封狼

援北斗兮酌桂漿

斗謂玉爵言誅惡既畢故引玉斗酌酒漿以爵命賢能進有德也補曰援

音爰引也詩云酌以大斗斗酒器也又曰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此以北斗喻酒器者大之也斗舊音主射

天狼酌桂漿以誚其撰余轡兮高駝翔駝一作馳一無君不能遏惡揚善也

免切定也持也遠遊曰撰余轡而正策反淪降者喻人君退託不自有其功高馳翔者喻制世馭民於萬物之

上杳冥冥兮以東行言日過太陰不見其光出杳杳入冥冥直東行而復出或曰日月五

星皆東行也一云翔杳冥兮一無以字補曰杳深也冥幽也日出東方猶帝出乎震也行胡岡切叶韻

東君

博雅曰朱明耀靈東君日也漢書郊祀志有東君

與女遊兮九河河爲四瀆長其位視大夫屈原亦楚大夫欲以官相友故言女也九河徒駭太

史馬頰覆鬴胡蘇簡潔鈎磐鬲津也補曰女讀作汝下同九河名見爾雅書曰九河既道注云河水分為九道在兗州界又曰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於海注云分為九河以殺其溢漢許商上書云古記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縣界中自鬲津以北至徒駭其間相去二百餘里是知九河所在徒駭最北鬲津最南蓋徒駭是河衝風起兮橫波衝風也屈原之本道東出分為八枝也為友俱遊九河之中想蒙神祐反遇隧風大波涌起所託無所也一本橫上有水字五臣云衝風暴風也補曰詩云大風乘水車兮荷蓋駕兩龍兮驂螭言河伯以水為有隧戲遊也一本螭上有白字補曰括地圖云馮夷常乘雲車駕二龍史記曰水神不可見以大魚蛟龍為候博物志曰水神乘魚龍驂蒼舍切在旁曰驂驂兩駢也螭丑知切說文云如龍而黃北方謂之地螭一說無角曰螭

一音禹集韻
嶰嶰龍無角

登崑崙兮四望

崑崙山河源所從出補曰
援神契云河者水之伯上

應天河山海經云崑崙山有青河白河赤河黑河環其
墟其白水出其東北陳屈向東南流為中國河爾雅曰

河出崑崙虛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黃百里一小
曲千里一曲直淮南曰河出崑崙貫渤海入禹所導積

石山心飛揚兮浩蕩

浩蕩縱放貌言已設與河伯俱遊
西北登崑崙萬里之山周望四方

心意飛揚志欲陞天思
念浩蕩而無所據也

日將暮兮悵忘歸

言崑崙之中
多奇怪珠玉

之樹觀而視之不知日暮言已心樂志說忽忘還歸也
補曰此言登崑崙以望四方無所適從惆悵歎息而忘

歸也悵惟極浦兮寤懷

寤覺也懷思也言已復徐惟念河
失志也惟極浦之遠矚則中心覺寤

而復愁思也補曰惟思也極
浦所謂望涔陽兮極浦是也魚鱗屋兮龍堂紫貝闕兮

朱宮

言河伯所居以魚鱗蓋屋堂畫蛟龍之文紫貝作闕朱丹其宮形容異致甚鮮好也文苑作珠宮補

曰河伯水神也故託魚龍之類以為宮室闕門觀也靈何為兮水中言河伯之屋

為居水中而沈沒也補曰此喻賢人處非其所也乘白鼃兮逐文魚大鼃為魚屬也逐

從也言河伯遊戲遠出乘龍近出乘鼃又從鯉魚也一無文字補曰鼃音元紀年曰穆王三十七年征伐起師

至九江叱鼃鼃以為梁陶隱居云鯉魚形既可愛又能神變乃至飛越山湖所以琴高乘之按山海經睢水東

注江其中多文魚注云有班采也又文選云騰文魚以驚乘注云文魚有翅能飛逸以文魚為鯉豈亦有所據

乎與女遊兮河之渚流漸紛兮將來下流漸解冰也言屈原願與河伯

或曰流漸解散屈原自北流漸者欲與河伯離別也補

曰渚洲也。漸音斯。從久者流水也。子交手兮東行。子謂河伯

也。言屈原與河伯別。子宜東行。還於九河之居。我亦欲歸也。一本子上有與字。補曰。莊子曰。河伯順流而東行。

送美人兮南浦。美人屈原自謂也。願河伯送已南至江之涯。歸楚國也。補曰。江淹別賦云。送君

南浦。傷如之。波滔滔兮來迎。魚鱗鱗兮媵予。媵送也。言何蓋用此語。波滔滔兮來迎。魚鱗鱗兮媵予。江神聞已

將歸。亦使波流滔滔。來迎河伯。遣魚鱗鱗侍從而送我。也。隣一作鱗。補曰。滔土刀切。水流貌。詩曰。滔滔江漢。媵

以證切。予音與。屈原託江海之神。送迎已者。言時人遇已之不然也。杜子美詩云。岸花飛送客。檣燕語留人。亦

此意

河伯

山海經曰。中極之淵深三百仞。唯冰夷都焉。冰夷人面而乘龍。穆天子傳云。天

子西征至於陽紆之山河伯無夷之所都
居永夷無夷即馮夷也淮南又作馮遲北
樸子釋鬼篇曰馮夷以八月上庚日渡河
溺死天帝署為河伯清泠傳曰馮夷華陰
潼鄉隄首人也服八石得水仙是為河伯
博物志云昔夏禹觀河見長人魚身出曰
吾河精豈河伯也馮夷得道
成仙化為河伯道豈同哉

若有人兮山之阿

若有人謂山鬼也阿曲隅也

被薜荔兮帶女羅

兔絲也言山鬼仿佛若人見於山之阿被薜荔之衣以
兔絲為帶也薜荔兔絲皆無根緣物而生山鬼亦晻忽
無形故衣之以為飾也羅一作蘿補曰爾雅云唐蒙女
蘿女蘿兔絲詩云葛與女蘿施于松上呂氏春秋云或
謂菟絲無根也其根不屬地茯苓是也抱朴子云菟絲
之草下有伏菟之根無此菟則絲不生于上然實不屬

也
既含睇兮又宜笑

睇微眇貌也言山鬼之狀體含妙容美目盼然又好口齒而宜笑也

五臣云山鬼美貌既宜含視又宜發笑補曰睇眇見切視也一曰目小視也說文云南楚謂眇曰睇眇見切

詩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大招曰厲醕奇牙宜笑嗎只山鬼無形其情狀難知故含睇宜笑以喻姱美乘豹從

狸以譬猛烈辛夷杜衡以况芬芳不一而足也
子慕予兮善窈窕

子謂山鬼也窈窕好貌詩

曰窈窕淑女言山鬼之貌既以姱麗亦復慕我有善行好姿故來見其容也善一作姱五臣云喻君初與已誠而用之矣補曰窈音杳窕徒了切方言云美狀為窈美心為窈注云窈幽靜窈聞都也
乘赤豹兮

從文狸

狸一作狸五臣云赤豹文狸皆奇獸也將以乘騎侍從者明異於衆也乘一作乘補曰從隨行

也才用切豹有數種有赤豹有玄豹有白豹詩曰赤豹黃熊陸機云毛赤而文黑謂之赤豹狸有虎斑文者有

猫斑者河伯云乘白龜兮逐文魚山
鬼云乘赤豹兮從文狸各以其類也
辛夷車兮結桂旗

辛夷香草也言山鬼出入乘赤豹從文狸結桂與辛夷
以為車旗言其香潔也文選桂誤作旌補曰以辛夷香

木為車結桂枝
以為旌旗也
被石蘭兮帶杜衡
石蘭杜衡皆香
草衡一作蘅
折芳

馨兮遺所思
所思謂清潔之士若屈原者也言山鬼修
飾衆香以崇其善屈原履行清潔以厲其

身神人同好故折芳馨相遺以同其志也五臣云所思
謂君也喻已被帶忠信又以嘉言而納於君也補曰遺

去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
言山鬼所處乃在幽篁之內
終不見天地所以來出歸有

德也或曰幽篁竹林也五臣云幽深也篁竹叢也補曰
篁音皇漢書云篁竹之中注云竹田曰篁西都賦云篠

簍數行編町成篁
路險難兮獨後來
言所處既深其路
險阻又難故來晚

暮後諸神也五臣云言已處江山竹叢之間上不見天道路險阻欲與神游獨在諸神之後喻已不得見君讒

邪填塞難以前進所以表獨立兮山之上表特也言山索居於此補曰來音釐

於山之上雲容容兮而在下杳冥冥兮羌晝晦言山鬼而自異也

高邈雲出其下雖白晝猶暝晦也五臣云表明也雖明然自異立於山上終被雲鄣蔽其下使不通也容容雲

出貌杳深也晦暗也羌語詞也言雲氣深厚冥冥使晝日昏暗一云日窈冥兮羌晝晦補曰此喻小人之蔽賢

也下東風飄兮神靈雨飄風貌詩曰匪風飄兮言東風音戶飄然而起則神靈應之而雨以

言陰陽通感風雨相和屈原自傷獨無和也留靈脩兮飄一作飄飄五臣云自傷誠信不能感君也

憺忘歸靈脩謂歲既晏兮孰華予晏晚也孰誰也言已懷王也宿留懷王冀其還已

心中愴然安而忘歸年歲晚暮將欲罷老誰復當令我
榮華也五臣云言君若能除去讒邪我則可進留止於
君所不然則歲晏衰老孰能榮華我乎補曰留止也不
必讀為宿留之留此言當及年德盛壯之時留於君所
日月逝矣孰能使衰老之人復榮華乎自采三秀兮於
此以下屈原陳已之志於山鬼也予音與

山間

三秀謂芝草也補曰爾雅茵芝注云一歲三華瑞
草也茵音因思玄賦云冀一年之三秀近時王令

逢原作藏芝賦序云離騷九歌自詩人所紀之外地所
常產目所同識之草盡矣而芝復獨遺說者遂以九歌
之三秀為芝予以其不明又其辭曰適山而采之芝非
獨山草蓋未足據信也余按本草引五芝經云皆以五
色生於五岳又淮南云紫芝生於山而不能生於盤石
石之上則芝正生於山間耳逢原之說豈其然乎石
磊磊兮葛蔓蔓

言已欲服芝草以延年命周旋山間
采而求之終不能得但見山石磊磊

葛草蔓蔓或曰三秀秀材之士隱處者也言石葛者喻所在深也五臣云芝草仙藥采不可得但見葛石爾亦猶賢哲難逢諂諛者衆也補曰磊衆石貌魯猥切詩曰葛之覃兮施于中谷又曰南有樛木葛藟纍之蔓莫干切俗怨公子兮悵忘歸公子謂公子椒也言已所以怨作蔓

肯達故我悵然失志而忘歸也補曰怨椒蘭蕙賢如葛石之於三秀故悵然忘歸也君思我兮不

得閒言懷王時思念我顧不肯以閒暇之日名已謀議也五臣云君縱相思為小人在側亦無暇名我也

補曰閒音開山中人兮芳杜若山中人屈飲石泉兮蔭松栢

言已雖在山中無人之處猶取杜若以為芬芳飲石泉之水蔭松栢之木飲食居處動以香潔自修飾也五臣云飲清潔之水君思我兮然疑作言懷王有思我時然謔言妄作故令狐疑蔭貞實之木

也五臣云讒邪在旁起其疑惑作起也補曰然不疑也疑未然也君雖思我而為讒者所惑是非交作莫知所

決雷填填兮雨冥冥

雷一作雷補曰填音田

猿啾啾兮又夜鳴一

作狔五臣云填填雷聲冥冥雨貌啾啾猿聲皆喻讒言也補曰啾小聲也狔似援余救切

風颯颯兮

木蕭蕭

言已在深山之中遭雷電暴雨猿狔呼風木搖動以言恐懼失其所也或曰雷為諸侯以興於

君雲雨冥昧以興佞臣猿猴善鳴以興讒言風以喻政木以喻民雷填填者君妄怒也雨冥冥者羣佞聚也猿

啾啾者讒夫弄口也風颯颯者政煩擾也木蕭蕭者民驚駭也蕭蕭文苑作搜搜補曰颯蘇合切搜搜動貌與

蕭思公子兮徒離憂

言已怨子椒不見達故遂去而憂愁也五臣云思子椒不能用

賢使國若此但使我羅其憂愁離羅也

山鬼

莊子曰山有夔淮南曰山出
巢陽楚人所祠豈此類乎

操吳戈兮被犀甲

戈戟也甲鎧也言國殤始從軍之時
手持吳戟身被犀鎧而行也或曰操

吾科吾科楠之名也補曰操持也說文云戈平頭戟也
考工記曰吳粵之劍又曰吳粵之金錫爾雅曰南方之

美者有梁山之犀象馬考工記曰犀甲壽百年荀子
曰楚人緇革犀兕以為甲鞞如金石鞞堅貌音夾車

錯轂兮短兵接

錯交也短兵刀劍也言戎車相迫輪轂
交錯長兵不施故用刀劍以相接擊也

補曰錯倉各切詩傳云東西為交邪行為錯司馬法曰
弓矢圍矢矛守戈戟助凡五兵長以衛短短以救長

旌蔽日兮敵若雲

言兵士竟路趨敵旌旗蔽
天敵多人衆來若雲也

矢交墜兮

士爭先

墜墜也言兩軍相射流矢交墜壯夫奮怒
爭先在前也墜一作隧補曰隧與墜同凌余

陣兮躡余行

凌犯也躡踐也言敵家來侵凌我屯陣踐躡我行伍也躡一作躡補曰顏之推云六

韜有陳地陳人陳雲鳥之陳左傳有魚麗之陳行陳之義取於陳列耳俗作阜傍車非也躡躡並音獵行胡

岡左驂殪兮右刃傷

殪死也言已所乘左驂馬死右驂馬被刃創也補曰殪壹計切驂見

遠遊創靈兩輪兮繫四馬

繫絆也詩曰繫之維之言已馬雖死傷更靈車兩輪絆四

馬終不反顧示必死也靈一作埋補曰靈讀若埋繫陟立切

援王枹兮擊鳴鼓

言已愈自

厲怒勢氣益盛援一作搖枹一作捋補曰援音爰引也左傳卻克傷於矢左并轡右援枹而鼓

天時墜

兮威靈怒

墜落也言已戰鬪適遭天時命當墮落雖身死亡而威神怒健不畏憚也墜一作墜文苑

作嚴殺盡兮棄原塹

嚴壯也殺死也言壯士盡其死命則骸骨棄於原塹而不土塋也補

曰塹古野字又叶韻

出不入兮往不反

言壯士出關不復顧入平

原忽兮路超遠

言身棄平原山塹之中去家道甚遠也一云平原路兮忽超遠帶長劍

兮挾秦弓

言身雖死猶帶劍持弓示不舍武也補曰漢書地理志云秦地迫近戎狄以射獵為先又

秦有南山檀栢可為弓幹首身離兮心不懲

懲忒也言已雖死頭足分離而心終不懲忒身

一作雖補曰懲音澄忒音义

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凌

殤之性誠以勇猛剛強之氣不可凌犯也身既死兮神以靈子魂魄兮為鬼

雄

言國殤既死之後精神強壯魂魄武毅長為百鬼之雄傑也一云冤鬼毅一云子鬼毅補曰左傳曰人生

始化曰魄既生鬼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疏云人稟五常以生感陰陽以靈有身體之質名之曰形有噓

吸之動謂之為氣氣之靈者曰魄既生魄矣其內自有陽氣也氣之神者曰魂魄神靈之名本從形氣而有附形之靈為魄附氣之神為魂附形之靈者謂初生之時耳目心識手足運動啼呼為聲此則魄之靈也附氣之神者神精神性識漸有所知此則附氣之神也魄在於前魂在於後魄識少而魂識多人之生也魄盛魂強及其死也形消氣滅聖人緣生以事死改生之魄曰鬼合鬼與神教之至也魂附於氣氣又附形形強則氣強形弱則氣弱魂以氣強魄以形強淮南子曰天氣為魂地氣為魄注云魂人陽神魄人陰神也

國殤

謂死於國事者小爾雅曰無主之鬼謂之殤

成禮兮會鼓

言祠祀九神皆先齋戒成其禮敬乃傳歌作樂急疾擊鼓以稱神意也成一作盛

傳芭兮代舞

芭巫所持香草名也代更也言祠祀作樂而歌巫持芭而舞託以復傳與他人更用

之芭一作巴補曰芭卜加切司馬相如嫋女倡兮容與

賦云諸柘巴且注云巴且草一名巴焦嫋女倡兮容與

嫋好貌謂使童稚好女先倡而舞則進退容與春蘭兮

秋菊菊一作鞠補曰古語云春長無絕兮終古言春祠以蘭秋

祠以菊為芬芳長相繼承無絕於終古之道也

禮魂禮一作祀魂一作魂或曰禮魂謂以禮善終者

楚詞補注卷二